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曰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

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曰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季與主

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也媼者後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

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師古曰冒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

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予夫子夫男弟步

廣皆冒衛氏師古曰言步廣及青二人皆不姓衛而冒梅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

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曰為兄弟數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

書本云牧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妄增也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有一鉗徒相

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

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

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文類曰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

夫幸有身妒之廼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師古曰建章宮中未知名大長

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師古曰逆取曰篡故

得不死上聞廼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

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師古曰掌即陳平曾孫也上召貴掌

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

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

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

青至籠城師古曰籠讀與龍同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廣為虜

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是後

匈奴仍侵犯邊師古曰仍類也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

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

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闕師古曰高闕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

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也

呂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

岸頭侯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使建築朔方城師古曰朔方建策之也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

暴長虐老師古曰謂其俗貴少壯而賤長老也曰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

邊害張晏曰從邊夷言也故興師遣將曰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獫狁北狄名即匈奴也獫音險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

眾車聲也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獫狁也

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

舊塞如淳曰案詩也榆谿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絕梓領梁北河討蒲

泥破符離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也晉灼曰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曰符離塞名也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張晏

聽軍虛實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執訊獲醜師古曰執

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執訊獲醜師古曰執

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獲醜者得其眾也一日醜惡訊音信毆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

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師古曰所

殺略甚眾語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

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文類曰沮音祖太僕公孫賀為

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

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

百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

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

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音王眾男女萬五千餘人

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音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

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師古曰印音就也諸將皆言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

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

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師古曰伉音杭又音工郎反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

干侯青固謝曰師古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

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緇祿中未有勤

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已勸士力戰之意也伉

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

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師古曰傳讀曰

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封敖為合騎侯

之一部為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為幡耳不名校也賢王庭為戲下

師古曰戲讀曰慶又音許宜反言搏戰獲王師古曰搏戰擊戰封說為

龍額侯師古曰額字或作額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為南窳侯臣瓚曰茂

南窳侯此本字也師古曰窳音普教反窳亦同字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

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為陟

職

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  
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  
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  
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  
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強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  
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  
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  
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師古曰犇古奔字也蘇建盡亡其軍  
獨呂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晏曰正重正  
也閔名也如道曰律建當云何師古曰謂建也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  
都軍官長史一人今建棄軍可斬呂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  
之禽也師古曰言眾寡不敵以其眾無有退心故上言盡今建呂數千當單于

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  
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已肺附待罪行間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解在田蚡傳也不患無威  
而霸說我呂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呂臣之尊寵而  
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呂風為人臣不  
敢專權不亦可乎師古曰風讀曰諷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也霍  
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  
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曰皇后姊子年十八為  
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愛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

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

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下竝同 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

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張晏曰藉若胡侯也產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

音胡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師古曰亦單于之季父也羅姑其名也此類也呂二千五百戶封去病

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為

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

翁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為庶人青賜千金是

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師古曰史記云甯乘齊人將軍所呂功未甚多身

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呂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

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師古曰青呂五百金為王夫人親母也

親壽上聞問青青呂實對上廼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

大將軍呂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師古曰道讀曰導軍得

呂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

春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喻烏

鑿師古曰榆與踰同鑿古戾字也烏鑿山名也討遼濮師古曰遼古速字也遼濮匈奴部落名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

重人眾攝驚者弗取師古曰攝驚謂振動失志氣言距戰者誅服者則赦也幾獲單于子師古曰幾音距衣反

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塵皐蘭下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蘇林曰匈奴

中山關名也李奇曰塵音庶津名也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塵曹文顯曰塵音意曹反師古

自塵字本從金鹿聲轉為訛且塵謂苦擊而多殺也皐蘭山名也言苦戰於皐蘭山下而多殺虜

也音說文音皆得之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塵鹿也音於求反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師

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音上列反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曰全

之甲不喪失也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

人如清曰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許刺反曆音儲師率滅什七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滅其七也一

日漢兵失亡之數下皆類此也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

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

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師古

曰軍行而輒音才由反涂音塗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

山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者濟居延

張晏曰鈞者居延皆水名也淺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謂人馬涉度也濟謂以舟船遂臻小月氏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攻祁連山揚武

乎鄭氏曰鱓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張晏曰單桓酋涂皆

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之功成則止也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

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

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且第十爵鷹擊

司馬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再從票騎將軍斬邀濮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音子問反右千

騎將王王母各一人王子呂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二十八

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封破奴為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

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呂下十一人捕虜千七

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師古曰功臣侯

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師古曰宿舊也兵器也去病所將常選師古曰選

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

而諸宿將常畱落不耦師古曰畱謂遲畱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由此去病曰親貴比

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呂票

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

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於邊界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

馳傳曰聞師古曰傳音張上恐其呂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

之去病既度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

者師古曰恐被掩覆也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

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度河降者數萬

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輝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畱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

取驍銳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

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已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

為漂陰侯如高曰漂陰平原縣也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穎曰呼毒尼胡王名也

疵為輝渠侯文穎曰輝音鷹疵音庇陰之庇音古曰疵音禽黎為河碁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烏黎

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

咸犇於率師古曰犇字與畔同犇古奔字也已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弓皆

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師古曰犇健行輕貌也字或作捷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

塞庶幾亡患師古曰重與軍旅之勞及北河沙塞之表可得寧息無憂患也已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滅

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已寬天下繇役廼分處降者於邊五郡

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其明年匈

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

信為單于畫計常曰為漢兵不能度幕輕雷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雷而不

也今大發卒其執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

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也而

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

單于東廼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

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平陽侯襄

為後將軍師古曰曹襲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

罷師古曰罷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廼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直

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

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

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翅翼

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昌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昌犯也音來戈反音莫克

反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音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師古曰各漢軍左校捕大相殺傷

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竇

顏山趙信城如清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白飢軍雷一日而

還悉燒其城餘粟已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也大將軍引還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

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

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為單于師古曰音鹿音音盧奚反單于後得其眾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上呂反

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亡裨將悉曰李敢等為大

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

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軍充之士服虔曰軍音熏

軍充熏當也堯時曰熏鬻周曰獫狁秦曰師古曰輕齋者不以輜重自隨而所齋糧食少也一日齋字與約輕齋絕大幕

資同謂資裝也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曰誅北車者音灼曰王號也轉擊左

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師古曰山名也濟弓盧音灼曰水名也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瀟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壇祭地曰禪也執訊獲醜七萬

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

將軍會興城不失期從至橐佉山師古曰橐音音其字從木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

封博德為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為義陽

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音芳福反樓剽王伊即軒師古曰剽音音之竟反軒音居言反皆

封博德為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為義陽

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音芳福反樓剽王伊即軒師古曰剽音音之竟反軒音居言反皆

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音芳福反樓剽王伊即軒師古曰剽音音之竟反軒音居言反皆

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音芳福反樓剽王伊即軒師古曰剽音音之竟反軒音居言反皆

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音芳福反樓剽王伊即軒師古曰剽音音之竟反軒音居言反皆

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音芳福反樓剽王伊即軒師古曰剽音音之竟反軒音居言反皆

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音芳福反樓剽王伊即軒師古曰剽音音之竟反軒音居言反皆

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音芳福反樓剽王伊即軒師古曰剽音音之竟反軒音居言反皆

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音芳福反樓剽王伊即軒師古曰剽音音之竟反軒音居言反皆

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音芳福反樓剽王伊即軒師古曰剽音音之竟反軒音居言反皆

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音芳福反樓剽王伊即軒師古曰剽音音之竟反軒音居言反皆

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音芳福反樓剽王伊即軒師古曰剽音音之竟反軒音居言反皆



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為杜侯伊卽軒為眾利侯從票侯破  
奴昌武侯安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  
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左  
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  
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  
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  
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廼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  
司馬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  
是後青曰衰而去病曰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  
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安樂陽人後為益州刺史卽遺司馬遷書者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  
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師古曰顧念也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已家為也由此

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肖士師古曰省視也其從軍上為遣太官  
齋數十乘師古曰齋與資同解已在前也既還重車餘棄梁肉師古曰梁肉類也米而士有飢  
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師古曰振舉也而去病尙穿域蹋鞠也師古曰喜  
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  
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師古曰送其葬所以寵衛之也屬國卽上所云  
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也玄甲謂甲之黑色也為冢象祁連山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塋諡之并武與廣  
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諡也祁連山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子嬪嗣師古曰嬪音上戰反嬪字子  
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  
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  
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耐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年元  
封五年青薨諡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圍單于後十四

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曰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  
羌西南夷曰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  
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王笑曰此出吾家常  
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諷  
皇后言之上 廼詔青尚平陽主如謂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為 與主合葬起  
冢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 最師古曰最 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  
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  
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其裨  
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 李廣張騫公  
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有傳八人全列  
李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 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  
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

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曰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軍出代亡  
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曰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  
一歲曰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曰將軍出北地  
後票騎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曰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  
四歲曰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曰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  
余吾師古曰水名 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  
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  
李沮雲中人師古曰 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曰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  
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曰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  
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

趙信曰匈奴相國降為侯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殺樹人師古曰樹之孫也殺者丁活反又音戶外反樹音許羽反武帝立十八年曰主爵都尉

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雲中人曰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曰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曰御見侍中師古曰御善御得見因用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曰將軍師古曰再出為票姚校尉也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曰歟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

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

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曰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祁離侯票騎

死後博德曰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

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

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

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為浞野侯後六歲曰浚稽將軍將二萬騎

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為虜所得遂沒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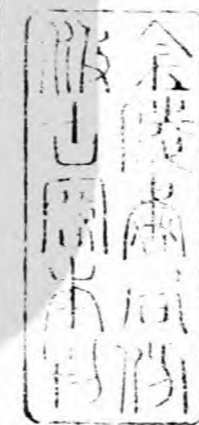
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

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

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師古

曰言不為賢士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師古曰勸令青謝曰自  
大夫所稱譽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  
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師古曰與票騎亦方此  
意為將如此師古曰方比類也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終



漢書五十五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漢書五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曰

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蓋三年不窺園其

精如此師古曰雖有園圃不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

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師古曰數而仲舒曰賢良對策焉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師古曰休美也言承先帝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

猶懼有闕師古曰永深也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

絜博習之士師古曰郡守也國王國也諸侯列侯也郡國及諸侯欲聞大道之要

至論之極師古曰今子大夫哀然為舉首服虔曰子男子之美號也張晏曰衰進

衰如充耳衰音弋授反及古劇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貌也詩邯風旄丘之篇曰及古劇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

樂莫盛於韶師古曰韶音少也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曰養天下也師古曰勺讀與酌同聖王已

沒鍾鼓筦絃之聲未衰師古曰筦與管字同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

則先王之法曰戴翼其世者甚眾師古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反日日仆滅師古曰反

還也選於正道也仆斃也音赴師古曰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師古曰

諄乖也統緒也操音平高師古曰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師古曰

息止也師古曰烏虜師古曰虜讀曰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

補與師古曰屑屑動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

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師古曰天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通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師古曰

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師古曰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

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師古曰惠潤四海澤臻艸木師古曰三光全

登成也

寒暑平受天之祐師古曰祐福也音估享鬼神之靈師古曰靈神也音靈惠澤洋溢施庠方

外延及羣生師古曰施亦言也音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

之序講聞高誼之曰久矣其明曰諭朕師古曰諭謂曉告也科別其條勿猥勿

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

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

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目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

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眚曰譴告之師古曰不知自省又出

怪異曰警懼之師古曰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曰此見天心之仁愛

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

事在彊勉而已矣師古曰彊音其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

兩反此下並同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日旋旋速也

詩曰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燕人之詩也夙早也解讀曰懈懈怠也其下亦同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虞書告終謨之辭也茂勉也

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適往也仁義禮樂

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曰深入教

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曰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師古曰著明也易音

弋鼓反著音竹筋反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

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

有存者是曰孔子在魯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

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下亦類此是曰政曰曰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

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

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

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

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

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

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

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猶曰復哉復哉復報

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已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鄰近也言修德者不獨空為之而已必

有近功也皆積善彙德之效也師古曰彙古累字及至後世淫佚衰微師古曰佚與逸同不能

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曰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

不中則生邪氣師古曰中音竹仲反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上下不

和則陰陽繆繆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繆古辰字孽災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

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

陶治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治治也言喻金也言天之生人有假於此也粹純也有治亂之所生

故不參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也師古曰參也上之風必假

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

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

斯和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彼安也臣謹案春秋之文

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音之成反正次王正次春

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曰

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

居大夏而曰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

曰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

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功亦不能獨成歲終陽曰成

歲為名蘇林曰卒曰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曰

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曰治世猶陰之不可任曰

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

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迺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讀同歟孔子曰

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

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釋公始即位何不稱一年而言元年也一者萬物之所從

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梅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

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視讀曰示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

正心曰正朝廷正朝廷曰正百官正百官曰正萬民正萬民曰正

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好其間者師古曰奸犯也音干

是曰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

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

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不至也

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師古曰操執持也音下

又有能致之資師古曰資財也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

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曰教化不

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不自教化走音泰

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

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

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曰教化為大務立大學曰教於國設庠序

曰化於邑

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曰養老而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

漸民曰仁摩民曰誼

俗美也

師古曰漸謂浸潤之摩謂砥礪之也

節民曰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

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去亦除也音王呂反

復脩教

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曰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

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

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師古曰苟簡易之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

秦所行乎類與專同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曰俵未嘗有曰亂

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師古曰俵猶也其道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

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文類曰扞也師古曰扞不道也信之言為惡心不則也音連也扞距也冒讀如

不可圻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圻鏡也所以泥飾牆也

莫克反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

不可圻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圻鏡也所以泥飾牆也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



木冀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師古曰下音明

亞如曰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嘗之琴瑟不調甚者必

解而更張之廼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

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

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曰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

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蛛

而結網師古曰言當善之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

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

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

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神靈德施

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迺復冊之曰制曰益聞

虞舜之時游於巖郎之上文穎曰巖郎殿下小屋也管約曰堂邊廡巖郎謂巖峻之郎也師古曰音說是也垂拱無為

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師古曰昃亦吳字而宇內亦治夫帝

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師古曰與讀曰歎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

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師古曰

曰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其盾玉為而頌聲興夫帝王之

道豈異指哉師古曰言意趣不同或曰良玉不琢師古曰琢謂雕刻為文也音篆下皆類此又云非文亡

曰輔德二端異焉般人執五刑曰督姦傷肌膚曰懲惡師古曰督視責也懲止也成

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

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用刑酷烈誅殺甚眾天下空虛也耗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開亂音莫報反烏

虐師古曰虐師古曰呼朕夙寤晨興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也覺音王季反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法也永

思所曰奉至尊章洪業師古曰永深也章明也洪大也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力本謂勤力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

今朕親耕藉田曰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

師古曰氣惡也氣也充滿也羣生寡遂黎民未塗師古曰遂成也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殺師古曰質易也

渾殺雜也質音武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師古曰詳盡也今子

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

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懼於文將所

異術所聞殊方與師古曰殊方與由四方謂道也各悉對著于篇師古曰悉謂盡意而對也毋諱有司師古曰

有司而不極言明其指略切磋究之曰稱朕意師古曰究極也仲舒對曰臣

聞堯受命曰天下為憂而未曰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

是曰得舜禹稷禹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

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師古曰從音千容反中音竹仲反故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迺成

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曰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

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讀曰避迺即天子之位曰禹為相因堯之輔佐

繼其統業是曰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

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

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鼓武少師陽之屬也事在禮樂志天下秬亂萬民不安師古曰

音莫報反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曰闕天

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臣瓚曰皆文王賢臣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

起海濱而即三公也師古曰濱涯也即就也濱音賓又音頻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

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曰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

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師古曰見顯示也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

同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武周武王樂也以其用兵伐紂故有德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

采玄黃之飾所曰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

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曰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遜順也固陋也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項橐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服虔曰在位當知材知日有益於政也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師古曰應說近之謂授之位曰試其材也爵祿曰養其德刑罰曰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曰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師古曰商鞅也憎帝王之道曰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非有文德曰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曰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

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僭酷之吏師古曰僭痛也音于感反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竝起是曰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曰政參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曰政法教導之曰刑戮整齊之則人苟免而已無恥愧也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悅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言也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曰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曰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

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教化之本

原也今已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

而絕也臣願陛下與太學置明師已養天下之士數考問已盡其

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

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

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迺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

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已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

遂黎民未逸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

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已富訾未必賢也師古曰訾與資同且古所謂功

者已任官稱職為差師古曰差差次也非所謂積日參久也故小材雖參日不

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師古曰若猶妨也是已師古曰若有司竭力盡知

務治其業而已赴功今則不然累日已取貴積久已致官是已廉

恥賢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已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已給宿衛且已觀大臣之能所

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

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官官使其材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

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已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

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師古曰錄謂存記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

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

是天子復母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師古曰徵證也善言古者

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

滅寢明寢昌之道師古曰寢古浸字浸漸也虛心已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已造

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辱當世之務哉條貫靡

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師古曰眩惑也音郡縣之縣與讀皆曰欺夫三王之教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師古曰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

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師古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反復重言之也復音扶日反詩不云虘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師古曰小雅小雅之詩也安息安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自能靖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曰大福也朕將親覽焉

子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茂勉也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

唯聖人虘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卒終也言終始如一者惟聖人能之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

而學之蓋謙辭也復下明冊曰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

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

陋之罪也毋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

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徧覆包函也徧音遍也建日月風雨

曰和之經陰陽寒暑曰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

師古曰溥偏也音普布德施仁曰厚之設誼立禮曰導之春者天之所曰生也

仁者君之所曰愛也憂者天之所曰長也德者君之所曰養也霜

者天之所曰殺也刑者君之所曰罰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類皆此天之

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

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

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曰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

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

官務曰惠善化民民曰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

而不脩亡曰化民民曰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曰犯法而罪多一

歲之獄曰萬千數曰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師古曰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

則譏之天命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

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曰順命也

下務明教化民曰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曰防欲也脩

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

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

陳設然有文曰相接師古曰驩然有恩曰相愛此人之所曰貴也

生五穀曰食之桑麻曰衣之師古曰六畜曰養之服牛乘馬圈

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師古曰

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曰為君子師古曰

此之謂也毋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

道虛心曰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師古曰故聖人莫不曰晻致

明曰微致顯師古曰是曰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舜與虜深山孟

於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曰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

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曰動天地也故盡小者

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眾小則致高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師古曰大

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

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

見也非明虜情性察虜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曰得令名

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

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曰顯國曰亂晏

然自己如日在天師古曰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

者非一日而亡也亦曰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

其寢微寢滅之道也毋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

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

師古曰復謂反復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師古曰耗不明也音莫報反舉其偏者已

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已師古曰論語孔子之言改正

遭之變然也師古曰扶古救字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師古曰論語孔子之言改正

朔易服色已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

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採當用

此也師古曰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救謂救其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敬與文因循為

教立政垂則不遠此也此言百王之用已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

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夫不變道亦不變是

已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和乎不須救弊也

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

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陛

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師古曰靡散也薄輕也昭明也故舉賢

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師古曰休美也制

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

師古曰塵與僅同僅少也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耗音呼到反此大臣

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其是天下古亦

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

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已古準今

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繆而陵夷若是師古曰安焉也意者有所失於

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與讀皆曰歟詭違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

可得見乎師古曰反謂還歸也黨音他朗反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

師古曰反謂還歸也黨音他朗反

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師古曰傳讀曰附附是所受大者不得

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

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虜

此民之所曰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啓同音身寵而載高位家溫

而食厚祿師古曰載亦乘也因乘富貴之資力已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

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

曰富讀務此而亡已曰迫蹙民師古曰蹙音子育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指謂轉蹙

俗語謂縮肺為朘縮師古曰孟說也是也指音宜跟音子六反

曰羨饒也讀與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

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曰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故受祿

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

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已為制大夫之所當循已為

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

茹葵愠而拔其葵師古曰食菜曰茹音御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虜師古曰紅讀曰

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

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

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

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

結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師古曰爾汝也鄉讀曰嚮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

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

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豈可已居賢人之位而為

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師古曰皇皇急速之貌也皇皇

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師古曰此易解

卦六二爻辭也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



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

會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行者當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為也春秋大

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

曰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曰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

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邪辟之說滅息師古曰辟讀曰僻然後統紀

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曰仲舒為江都相事

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曰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

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種大夫種也蠡范遂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曰為粵有三仁師古曰泄庸一也大桓公

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對師古曰

問也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師古曰魯大夫展禽也柳下所食菜邑之名惠論也吾欲伐叁何如柳

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

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師古曰徒但也況設詐曰伐吳虜繇此言之粵本

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曰仲尼

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

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人也五伯比於他諸

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也王曰善仲舒治

國曰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曰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

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

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稿未

上師古曰所作起草為稿也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

師古曰視讀曰示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曰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

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

四夷

師古曰攘郤也

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

師古曰希觀相也

位至

公卿仲舒曰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

二千石弘迺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

師古曰素問其賢也

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臯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

身曰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

家產業曰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

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

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毋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

師古曰

陵子及孫皆曰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

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間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

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

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



施朝廷者著于篇

師古曰掇采拾也音丁活反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曰加

師古曰伊伊尹呂望也

筦晏之

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師古曰筦筦仲也晏晏嬰也伯者齊桓晉文之屬也伯謂曰霸

至向子歆曰為伊呂

迺聖人之耦

師古曰耦對也

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

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

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

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

及虜游夏

師古曰漸浸潤也游子游夏子夏也

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

龔篤論君子也曰歆之言為然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終

金裝書局印  
汲古閣本

漢書五十七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上

師古曰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競為音說致失本真徐廣鄒誕生諸詐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

班書舊文為正於彼數家竝無取焉自喻巴蜀之後分為下卷

漢書五十七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師古曰擊劍者

之非斬刺也名犬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名也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

如師古曰藺相如六國時趙人也義而有勇故追慕之曰嘗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

師古曰嘗讀與贊同贊財也巨家財多得拜為郎也武騎常侍秩六百石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

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師古曰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史家避漢

明帝諱故遂為嚴耳相如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

數歲迺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曰自業素與

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師古曰困遂達也來過我於是

相如往舍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臨邛令繆為恭敬師古曰繆詐也曰往朝相如相如

及古制一毛氏

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

僮客八百人師古曰程鄭亦人姓名迺相謂曰令有

貴客為具召之師古曰其謂酒并召令既至卓氏客已百數至日中

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

如為不得已而強往師古曰示眾一坐盡傾師古曰傾酒酣臨邛令前奏

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自白娛師古曰白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師古曰

重而曰琴心挑之師古曰挑動之也挑音徒上反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師古曰

甚都張揖曰甚得都上之節也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師古曰

不得當也師古曰當既罷相如迺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

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師古曰徒空也但卓王

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

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文類曰弟且也張揖曰如往也師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爐師古曰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爐師古曰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爐師古曰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爐師古曰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爐師古曰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爐師古曰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爐師古曰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爐師古曰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爐師古曰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爐師古曰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爐師古曰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爐師古曰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爐師古曰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爐師古曰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爐師古曰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爐師古曰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爐師古曰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爐師古曰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爐師古曰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迺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迺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尙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時未多用紙故給札曰書札音壯黠反相如曰子虛虛言也爲楚稱師古曰稱說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師古曰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師古曰辭假借也曰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師古曰卒終也謂終篇之意因曰風諫師古曰諫言也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言悅也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師古曰田獵也田罷子虛過妃烏有先生師古曰先生名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夸僕曰車騎之衆而僕對曰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風反字或作曹其音同耳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

田於海濱師古曰濱涯也列卒滿澤罔彌山師古曰罔彌車也即今轎車罔也王國免爰之詩曰雉雁于學學亦罔字耳彌竟也掩菟麟鹿射麋格麟師古曰麟謂車駿也音秀驚於鹽浦割鮮梁音浮染輪張揖曰海水之涯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搗也切生肉搗車輪而食之也師古曰驚謂亂馳也搗搗也驚音務搗音如關反搗音一頓反射中獲多矜而自功師古曰自矜其能自爲功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師古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烏足曰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曰子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音弋癸反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郭璞曰詭屈竦起也峯參差日月蔽虧張揖曰高山蔽日也交錯糾紛上下青雲郭璞曰言相摻結而峻絕罷池陂

隄下屬江河郭璞曰言旁積也屬連也罷音疲陂音婆隄音馳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灼曰文意假借協隄之韻也師古曰

文晉之說皆非也下屬江河者總言山之廣大所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坭錫

碧金銀張揖曰丹丹沙也青青腰也赭赤赭也堊白堊也雌黃曰白坭白石英也師古曰丹

之青白色者也堊音惡坭音附腰音一郭反

王玫瑰琳珉昆吾張揖曰琳玉也珉石之次玉者也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

瑰音同又音璵琳音林珉音珉

城功玄厲張揖曰城功石之次玉者也厲黑石

石白者如水半有赤色武夫赤地白采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蕙蕙蘭也今流俗書本芷若下有射干字妄增之也

穹窮昌蒲江離蘼蕪張揖曰江離蘼蕪一名江

蕪蕪蕪也似蛇牀而香師古曰蘼蕪即穹窮苗也郭璞曰江離似水薺而藥對曰蘼蕪一名江

蕪蕪蕪也似蛇牀而香師古曰蘼蕪即穹窮苗也郭璞曰江離似水薺而藥對曰蘼蕪一名江

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地靡師古曰登上也降下也地靡靡旁委也地音弋爾反

案衍壇曼師古廣之貌也衍音弋戰反壇音徒但反曼音莫幹反

緣呂大江限呂巫山張揖曰巫山在

析苞荔張揖曰蒺藜也析似燕麥苞蒺藜也荔馬荔蘇林曰析音斯師古曰蒺藜即今

所用作席者也馬荔今之馬藟也蒺藜音之林反苞音包荔音隸蒺音皮表反蒺藜

青蘋張揖曰萍類蒿也莎縞侯也青蘋似莎而大生

其埤澤則生藏葭蒹葭郭璞曰中牛馬芻蕘也似藿而細小葭蘆也師古曰

東臈雕胡張揖曰東臈實可食雕胡菰米也

蓮藕瓠盧張揖曰蓮荷之實也其根藕張晏曰瓠盧屬也郭璞曰菰蔣也蘆蔣也

子張揖曰奄問蒿也子可治疾軒于猶草也

眾物居之不可勝圖師古曰勝舉也不可

也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郭璞曰波

外發夫容陵華內隱鉅石白沙

應劭曰夫容蓮華也陵球龜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作鼓毒冒似蜥蜴甲有文龜似龜而大師古曰張說蛟者迺

是蛟魚非蛟龍之蛟也蛟解在武紀龜首徒何反又音大河反毒音代言音妹他皆倣此

北則有陰林巨樹榿桫豫章師古曰陰林山北之林也豫章大木也生七年迺可知

音步田反即今黃棟木也桫音南今所謂楠木

桂椒木蘭檠離朱楊師古曰桂檠藥之所謂其皮香也檠即所

食椒樹也木蘭皮似椒而香可作面膏藥

楊赤葦柳也生水邊檠梨棗橘柚芬芳張揖曰檠似梨而甘棗檠也師古曰檠

即檠也似橘而大味酢皮厚檠音側加反檠音弋整

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

張揖曰宛雛似鳳孔雀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

其下則有白虎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見山海經宛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

玄豹曼蜺 郭璞曰曼蜺大獸似狸長白尋狸似狸而大野犬也似狐而小

於是乎迺使刺諸之倫手格此獸 師古曰刺諸吳人刺吳王僚者也

迺駕馴駁之駟 張揖曰馴駁也駁如馬身黑尾一角鋸牙食 乘離王之輿 師古曰

輿而離 靡魚須之橈旗 張揖曰古曰大魚之須出東海見尚書大傳 建千將之雄戟 師古曰

號之雕弓 應劭曰楚自栢桑鳥棲其上支下者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烏號張揖曰黃帝

號之雕弓 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頰故稱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烏號郭

陽子驂乘熾阿為御 張揖曰陽子伯樂也秦穆公臣姓孫名 案節未舒即

陵狡獸 師古曰案節猶強節也未舒言未 楚蚤蚤麟距虛 張揖曰蚤蚤青獸狀如馬

軼野馬 軼 張揖曰軼過也野馬似馬而小北海內 乘遺風射游騏 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爾雅曰游如馬

儵 儵 張揖曰儵疾貌也師古曰儵音式六 雷動焱至 師古曰焱疾風也若雷之動

乎心繫 張揖曰白左射之貫胸迺右隅中心絕系也 瘦若雨獸 擗甲蔽地 師古

星流電擊 弓不虛發 中必決眦 師古曰眦即決眦之目 洞胷達掖 掖絕

於是楚王迺使節徘徊 翔容與 暴怒與猛獸之恐懼 微亂受

彈觀眾物之變態 郭璞曰彈盡也變態姿 於是鄭女曼姬 文穎曰鄭國出好女曼

被阿錫掄紉 張揖曰阿錫織紉也紉紉也今之所謂素者也 襲積褰絢鬱

粉粉排排 揚袖戕削 張揖曰粉音芬袖衣袖也戕削也或舉或曳

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

女曼姬為侍從者所扶輿而倚靡耳非謂扶持楚王車輿也

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

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

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

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

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

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

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

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

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

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

猗音於綺反今人猶呼 **翕呶萃蔡** 張揖曰翕呶衣張起也萃蔡衣聲也師下摩蘭蕙上相撫掩容養為猗靡

**拂羽蓋** 師古曰下摩蘭蕙謂垂髻也 **錯翡翠之歲蕤** 師古曰錯雜也 **繆繞玉綏** 張

曰楚王車之綏呂玉飾之也郭璞曰綏登車所執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呂玉飾綏亦謂鄭女曼姬之容服也綏即今之所謂不纓垂纓者也繆繞相纏結也繆音蓼纓音隄 **眇眇忽**

**忽若神之髮** 郭璞曰言其容飾奇豔非世所見戰國策曰鄭也於是迺羣相與獠

**於蕙圃** 文穎曰背獵為獠師 **嬖嫫勃窣上金隄** 師古曰嬖嫫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

盤舞首先安反窣音 **揜翡翠射駮** 駮音山難而小冠青上黃下赤頂綠色其尾毛紅赤光

先忽反揜音丁方反 **微矧出娥繳施** 師古曰矧音高鳥謂之矧矧音矧繳音灼 **弋白**

實非也駮音駮儀 **鵠連駕** 師古曰鵠水鳥也其音如鵠 **雙鶴下玄鶴加** 師古曰鵠

為鵠鹿山東通謂之鵠俗名為鵠音如鵠 **浮文鵠** 張揖曰鵠水鳥也蓋其象於船

皆象其鳴音也玄鶴黑鶴也相鶴音如鶴 **張翠帷建羽蓋** 郭璞曰施之

連駕為又下無鶴而 **急而後游於清池** 郭璞曰清池音如池 **擬金鼓** 師古曰擬

加玄鶴也 **揚旌** 張揖曰揚舉也 **罔毒目釣紫貝** 郭璞曰紫貝紫貝文也師古

也師古曰 **擬金鼓** 師古曰擬

謂鉦也 **吹鳴籟** 張揖曰籟音簫也 **榜人歌** 張揖曰榜人榜人船長也 **聲流喝**

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曰 **水蟲駭波湧沸** 郭璞曰魚鱗躍沸浪作 **涌泉起奔揚會**

郭璞曰暴溢激相鼓薄 **礪石相擊琅琅磴磴** 師古曰礪石轉石也礪

也師古曰溢音普頓反 **聞乎數百里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熒燧** 師古曰熒燧六面

**就隊** 師古曰案依也行列也隊部 **繩乎淫淫般乎裔裔** 郭璞曰皆羣行貌也師

是楚王迺登陽雲之臺 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 **泊乎無為澹乎自持**

師古曰泊澹皆安靜意也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伏儼曰勺藥自蘭桂調食文穎曰五

泊音步各反澹音徒濫反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味之和也勺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

鷄香稻鮮魚曰為勺藥酸恬滋味百種干名文說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草名

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曰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勺藥耳讀賦之士不

得其意妄為音訓曰誤後學今人食馬肝馬腸者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

**將割輪焯自曰為娛** 師古曰焯字與焯同焯音干內反焯亦搵染之義耳言鬻

**觀之齊殆不如** 始近也 **於是王無曰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

**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 師古曰言有 **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



眾師古曰與使者出田迺欲戮力致獲已娛左右也師古曰謙不斥言使者故指云其左右也

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張

雲夢已為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

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

信也章君惡傷私義師古曰非楚國之美是章君惡害足下之信是傷私義也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

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師古曰言楚使者失辭自為累重而於齊無所負權故云輕也累音力瑞反且齊東階鉅

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州曰階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渤海間觀乎成山張揖曰觀

乘不夜縣於其上築宮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縣射獵其浮勃澥師古曰

湯谷為界師古曰湯谷口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也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仿偄乎海外師古曰

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甸中曾不蒂芥張揖曰蒂芥刺刺也若迺儻瑰

瑋異方殊類師古曰儻猶非珍怪鳥獸萬端鱗倅師古曰倅與萃同萃集

何其中者不能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張揖曰禹為堯司空辨九州名山

先生又見客師古曰見猶至也言至此國為客是曰王辭不復師古曰復反也何

為無日應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師古曰听笑貌也楚則失矣而齊亦

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曰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師古

謂順行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曰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

日疆讀今齊列為東蕃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捐國隄限越海而田師古

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

之禮徒事爭於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曰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

不可曰揚名發譽而適足曰辱君自損也師古曰辱且夫齊楚之事

又烏足道乎師古曰烏於君未覩夫巨麗也師古曰巨麗也麗美也獨不聞天子之上

於青丘

棄也謂田

日疆讀

日疆讀

於青丘

不可曰揚名發譽而適足曰辱君自損也

又烏足道乎

君未覩夫巨麗也

獨不聞天子之上

林乎左蒼梧右西極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丹水更其南

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嶺山東南至析縣入鈞水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紫淵徑其北文穎曰西河有穀羅縣有紫澤終始

霸產出入涇渭師古曰霸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涇產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渭

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音牽又音口見反豐水出鄠南山豐谷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涇行潦也又有瀟水

出南山晉灼曰下言八川計從丹水曰下至瀟除潦為行潦凡九川從霸產曰下為數凡七川瀟

音決瀟水涌出聲也除潦瀟下為水餘適八下言經營其內於數則計其外者矣師古曰應晉二

說皆非也張言潦為行潦又失之潦音牢亦水名也出鄠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於渭上言左

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泉徑其北皆謂苑外耳丹水紫泉非八川數也霸產涇渭鎬瀟瀟

是為八川言經營其內信則然矣瀟音是也地里志鄠縣有瀟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

縣則無此水許慎云瀟水在京兆杜陵此即今所謂瀟水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

蓋為字或作水旁穴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乎將鄠縣瀟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但八川之

義實在於斯耳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

更相錯涉也師古曰來音盧代反出乎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兩山俱起象雙闕者行乎州淤之浦師古曰水中

於漫也浦水涯徑乎桂林之中如瀟曰桂林樹之林也過乎泱莽之壑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

也淤音於庶反汨乎混流順阿而下師古曰汨疾貌也混流豐流也曲陵曰阿汨音于筆反混音下本反赴隘

此者著水流之長遠也決音烏朗反之口師古曰兩岸閒相迫近者觸穹石激堆埼張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岸頭也師古

也隘音於懈反漚乎暴怒郭璞曰漚水洶涌澎湃師古曰洶涌跳起也澎湃相戾澤弗宓汨蘇林

音畢宓音密師古曰澤弗盛貌偈側泌澑郭璞曰泌澑音筆師古曰偈側相通也橫流

也宓汨去疾也汨音于筆反逆折轉騰激洌孟康曰轉騰相過也激洌相激也滂溥沆漑郭璞曰滂溥沆漑

慨反皆水流聲貌穹隆雲橈師古曰橈曲也言水急旋回宛渾膠繚郭璞曰繚音勞渾

音婉渾音善踰波趨汜泣泣下瀨郭璞曰踰躍也汜窞陷也泣泣聲也批巖衝師古曰宛

音婉渾音善擁奔揚滯沛師古曰批反擊也擁曲也言水觸批巖崖而衝曲則臨坻注壑澗

澗賈隊師古曰坻謂水中隆高處也秦風終南之詩曰宛在水中坻坻音沈沈隱隱碎

磅旬礚師古曰碎音普水反磅音普萌反旬音呼瀟瀟漉漉洽漑鼎沸郭璞曰皆

瀟瀟漉漉音胡廣反漾音弋丈反肆放也言水放流而長歸也

安肆乎永歸然後灑漾郭璞曰皆水無涯際貌師古曰灑音浩漾音弋少反灑

音于筆反急音郭二音皆通漂音匹姚反悠遠長懷寂寥無聲郭璞曰懷亦歸變文耳

決灑音子入反言水之流如灑鼎沸也馳波跳沫汨急漂疾音灼曰急音華給反師古

曰言水波急馳而白沫跳起汨急然也郭璞曰皆水無涯際貌師古曰灑音浩漾音弋少反灑

音于筆反急音郭二音皆通漂音匹姚反安肆乎永歸然後灑漾音胡廣反漾音弋丈反肆放也言水放流而長歸也

音于筆反急音郭二音皆通漂音匹姚反安肆乎永歸然後灑漾音胡廣反漾音弋丈反肆放也言水放流而長歸也

安翔徐伺

郭璞曰言

高乎漉漉

郭璞曰水白光貌也師古曰

東注大湖

郭璞曰大湖

所謂震

衍溢波池

郭璞曰言溢溢而出

於是蛟龍赤螭

蛟龍也如瀉曰螭山神也

獸形師古曰許慎云禹山神也字則單作禹形若龍字通從虫此作螭

別是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龍龍子三家之說皆失之虫音許尾反

鯀鱗漸離 李奇曰周

為龍矣漸離未聞師古曰鯀音工鄧反鱗音莫鄧反

鱗鱗漸離 音託郭璞曰鱗音常容反

魚也似鮎有四足聲如嬰兒師古曰禹音隅又音顯鮎音五奚反鮎音迺兼反捷鱗掉尾

振鱗奮翼 師古曰捷舉也鱗音青上聲也掉

萬物眾夥 師古曰謹謹也夥多也

明月珠子的皪江靡 應劭曰明月珠子生於

蜀石黃礪水玉磊砢 張揖曰蜀石玉次玉者也郭

璞曰皆玉石符采映曜

叢積乎 郭璞曰皆玉石符采映曜

其中鳴鵙鵙鴉鴛屬玉 張揖曰鵙大鳥也郭璞曰鵙鵙也鴛似鴈而無後指屬

交精旋目 郭璞曰交精似冕而腳高有毛冠碎火

鳥大於鷲而短尾其色紅白深目 煩鷲庸渠 郭璞曰煩鷲鵙屬也庸渠似鳧灰色而雞脚一

目旁毛皆長而旋此其旋目乎 煩鷲庸渠 名章渠鷲音木師古曰庸渠即今之水雞也

箴疵鵙盧 張揖曰箴疵似魚虎而蒼黑色鵙鳥也盧白雉也郭璞曰盧盧鵙也箴音針

羣浮乎其上汎淫汜濫隨風澹淡 郭璞曰皆鳥任風波自縱漂貌師古曰汎

波搖蕩奄薄水渚 張揖曰奄覆也草叢生曰薄郭璞曰薄猶集

菱藕 張揖曰菱菱也郭璞曰菁水草藻聚藻也師古曰菱藕街

從崔巍 郭璞曰皆高峻貌也崔音籠從音才總

深林巨木嶄巖參差 師古曰嶄巖

不齊也嶄音士銜反參 九嶷截薛南山峩峩 師古曰九嶷山今在醴泉縣界截薛山即

音楚林反差音楚宜反 巖地廡綺榭峩嶷 張揖曰巖嶽高貌峩嶷

通谷蹇產溝瀆 張揖曰振拔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蹇產 峩嶷峩峩 張揖曰峩嶷高貌峩嶷

鳴 郭璞曰谷呀豁開澗谷之形容也鳴水中山也谷音呼舍反呀音呼加反開音 歲魂畏 郭璞曰皆其形勢也歲音於鬼反魂音魚鬼反畏音惡罪反魂音 隱轆轤 郭璞曰皆其形勢也歲音於鬼反魂音魚鬼反畏音惡罪反魂音 隱轆轤 郭璞曰皆其形勢也歲音於鬼反魂音魚鬼反畏音惡罪反魂音

**嶮登降施靡** 郭璞曰隱嶮鬱壘堆壘不平貌嶮音洛盡反**陂池** 郭璞曰陂池旁

又音彼奇反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允溶淫鬻** 師古曰溶音容鬻音育 師古曰溶音容鬻音育 師古曰溶音容鬻音育

**被曰江離** 師古曰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綫相結故名結

**布結縷** 師古曰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綫相結故名結

**揭車衡蘭** 師古曰揭音巨列反芝音乞 師古曰揭音巨列反芝音乞

**射干** 師古曰射干即烏扇其射音弋舍反 師古曰射干即烏扇其射音弋舍反

**此薑蕤荷** 師古曰此薑蕤上齊也師古曰薑之息生

**歲持者** 師古曰歲持者 師古曰歲持者 師古曰歲持者 師古曰歲持者

**鮮支黃礫** 師古曰鮮支即今支子 師古曰鮮支即今支子

**布濩閔** 師古曰布濩謂相連不絕 師古曰布濩謂相連不絕

**風披靡吐芳揚烈** 師古曰烈酷烈之 師古曰烈酷烈之

**郁郁非非** 師古曰郁郁非非 師古曰郁郁非非

**芬香發越** 郭璞曰芬香射 郭璞曰芬香射

**肝** 郭璞曰肝香射 郭璞曰肝香射

**響布寫掩** 師古曰於響盛作也寫吐也掩 師古曰於響盛作也寫吐也掩

**於是乎周覽** 師古曰周覽 師古曰周覽

**觀** 師古曰觀 師古曰觀

**縝紛軋芴** 孟康曰縝紛眾盛也軋芴 孟康曰縝紛眾盛也軋芴

**芒** 郭璞曰芒音莫即反 郭璞曰芒音莫即反

**視之無端** 師古曰視 師古曰視

**察之無涯** 師古曰涯 師古曰涯

**日出東沼** 師古曰日出東沼 師古曰日出東沼

**入** 師古曰入 師古曰入

**其南則隆冬** 師古曰隆冬 師古曰隆冬

**生長涌水** 師古曰生長涌水 師古曰生長涌水

**躍波** 師古曰躍波 師古曰躍波

**其北則** 師古曰其北則 師古曰其北則

**盛夏含凍** 師古曰盛夏含凍 師古曰盛夏含凍

**裂地涉冰** 師古曰裂地涉冰 師古曰裂地涉冰

**揭河** 師古曰揭河 師古曰揭河

**其獸則麒麟** 師古曰其獸則麒麟 師古曰其獸則麒麟

前漢書卷之七

九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郭璞曰陂池旁

壁璫曰玉為椽頭當即所謂璇題玉題者也一日曰玉飾瓦之當也輦道謂閣道可曰乘輦而行者也纏屬纏迤相連屬也纏音力爾反屬音之欲反

**步欄周流長** 師古曰步欄言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謂其途長遠纏繞日行之尚不能達故中道而宿也

**夷峻築堂象臺增成** 師古曰於巖穴底為室於其上為累臺也增重也一重為一成也象音子公反

**巖突洞房** 師古曰巖突然潛通臺上

**杳眇而無見仰兆棟而捫天** 捫摸也言臺榭之高有升上之者俯視則不見地仰攀其椽可曰摸天也

**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 師古曰奔星流星也更歷也閨也拖謂申加於上也楯軒之楯板也並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也更音工衡反虹音紅拖音拖也

**青龍蚴蟻於東箱象輿** 張揖曰靈輿也

**婉憚於西清** 師古曰婉憚也

**偃佺之倫象於南榮** 郭璞曰偃佺仙人也食松子而眼方暴謂也師古曰偃佺音力結反憚音善

**靈囿燕於閒館** 張揖曰靈囿也閒館也

**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 師古曰泉涌水味甘如醴言於室中涌出而通流為川從中庭而過也

**磬石褱崖** 孟曰褱石致也崖廉也曰石致用之廉也師古曰

**嶽嶻刻削崢嶸** 蘇林曰削音削崢嶸之峭峭音儕爭反嶽音耳非云峭峻郭說是也嶽音捷嶽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郭璞曰珊瑚生木質有邊大者三尺餘小者如指可高三尺餘色如粉交錯無有葉

**珉玉旁唐玢幽文** 音業

**磷** 蘇林曰玢音分郭璞曰旁唐言盤磷玢幽文理貌師古曰旁唐文石也唐字本作礪言玢玉及石並玢幽也玢音彼反幽又音彼閉反

**赤瑕駁罕雜甬其** 張揖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赤瑕石中駁罕采點也罕音洛列反

**鼉采琬琰和氏出焉** 音灼曰鼉采闕師古曰鼉

**於是乎盧橘夏孰** 應劭曰

**枇杷檉柿亭柰厚朴** 張揖曰枇杷似樹長葉子若杏檉檉支

**檉** 支木也師古曰此二句總論樹木不得雜曰香草也檉檉說得之朴

**棗楊梅** 張揖曰楊梅

**櫻桃蒲陶** 師古曰櫻桃即今之朱櫻也蒲陶謂

**隱夫奠棗** 師古曰隱夫未

**羅乎後宮列乎北園馳巨陵下平原** 師古曰馳猶延也曰次

**揚翠葉抗** 師古曰言其光采之盛

**紫莖** 師古曰抗

**沙棠檉楛** 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似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名又非采木之檉蓋木蓼也葉辛初生可食

**華楓枰櫨** 師古曰華即今之皮貼弓者也楓樹音歷楛音諸枰音零菜音菜音食諸反



道游次皮軒之後耳非謂在乘輿之後也皮軒之上曰赤皮孫叔奉轡衛公參乘

為重蓋今此制尚存又非猛獸之皮用飾車也道讀曰導

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大馬太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

中文類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校中隨天子乘輿也師古曰此說又非鼓嚴簿縱獵者

也四校者四校之四面也言其跋扈縱恣而行出於校之四外也

孟康曰鼓嚴簿也簿簿也薄薄也江河為陸泰山為櫓蘇林曰陸獵者圍陳遮禽獸也張

師古曰縱放也簿簿也薄薄也登泰山而望獵也田獵之廣遠耳郭說是也陸音怯

車騎雷起殷天動地郭璞曰殷猶淫淫裔裔緣陵流

也殷音隱先後陸離離散別追師古曰陸離分散也言各有淫淫裔裔緣陵流

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生獵豹搏豺狼郭璞曰獵執夷虎屬也音毗師古曰獵豹

手熊羆足壘羊張揖曰熊天身人是黑色羆如熊黃白色壘羊羆羊也似羊而青師古

鵲蘇孟康曰鵲鵲尾也蘇音羽也張揖曰鵲似雉綺白虎張揖曰著白虎文綺被斑衣

師古曰被謂衣著之也斑文亦獵豹之皮也被音皮義反

跨壘馬師古曰陵三峻之危師古曰陵上也三下磧

歷之砥師古曰砥磨沙石之貌也砥水徑峻赴險越壑厲水師古曰厲推蜚廉

弄解鷹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曰解鷹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

樵失其義矣解音

格蝦蛤鋌猛氏孟康曰蝦蛤猛氏皆獸名也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似

音遐蛤音閻鋌音蟬絹夷裏射封豕張揖曰要裏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者郭璞曰封豕也蝦

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張揖曰脰項也師古曰言射於是乘

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郭璞曰言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師

日睨表視也部曲解在李廣傳睨音五計反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言儵復遠去師古曰儵然流離輕

禽蹙履狡獸師古曰流離轉白鹿捷狡菟郭璞曰狡菟健軼赤電遺光耀張

日軼過也郭璞曰皆妖氣為變怪者遊光之屬追怪物出宇宙張揖曰怪物奇禽也天地四方曰宇宙往今來曰

所極也覆也轡蕃弱滿白羽文類曰轡牽也蕃弱夏后氏之良弓名引弓盡箭鏑為滿曰射游

臬櫟蜚遽張揖曰臬惡鳥故射之也櫟梢也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臬臬羊

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郭璞曰言必莛矢分執殪仆文類曰所射準的為

日什斃也殪音翳什音赴師古曰言莛矢適分則殪死而赴如射莛

也莛謂射的即今之椽上檠也莛讀與藝同字亦作臬音魚列反

然後揚節而上浮郭璞曰言陵驚風歷駭焱師古曰焱謂疾風從乘虛亡與神俱張揖曰虛無廖廓

騰遊也

乘氣之高故能出飛  
鳥之上而與神俱也  
藺玄鶴亂昆雞  
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亂者言亂其行伍也  
道孔鸞促駿驥

郭璞曰道促皆迫捕之  
也師古曰適音材由反  
拂翳鳥  
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翳鳥也  
捎鳳凰  
音山交反捷鸚雛

拚焦明  
張揖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  
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

張揖曰淮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澤八澤之外適有人紘  
北方之紘曰委羽郭璞曰委羽羊猶彷彿也師古曰紘音宏  
率乎直指  
然直去意拚乎反

鄉  
然疾歸貌  
麀石關歷封巒過雉鵠望露寒  
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師古曰麀踴歷經

也麀音距月反  
下堂黎息宜春  
張揖曰堂黎宮名在雲陽東南三十里師古曰宜春宮名在杜縣東師古曰宜春宮名在杜縣東師古曰宜春宮名在杜縣東

曲  
張揖曰宜曲宮名也在昆明池西  
濯鷁牛首  
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師古曰濯鷁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師古曰濯鷁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

張揖曰觀名也在豐水西北近渭  
掩細柳  
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南也  
觀士大夫之勤略  
師古曰略智略也觀士大夫之勤略也

獵者之所得獲  
其多少也  
徒車之所聞轢  
郭璞曰徒步也開踐也轢轢也音來各反師古曰轢音女展反

所蹂若人之所蹈藉  
郭璞曰蹂若謂踐也  
與其窮極倦欲驚憚  
郭璞曰窮極倦也

不被創刃而死者  
它它藉藉  
郭璞曰言交橫也師古曰它音

反填阮滿谷掩平彌澤  
師古曰平平原也彌亦滿也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顛天

之臺  
張揖曰臺高上干皓天也師古曰顛音胡考反  
張樂乎膠葛之寓  
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

石十二  
立萬石之虞  
師古曰虞獸名也立一百萬斤也  
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  
師古曰翠華之旗曰翠羽為旗上葆也靈鼉之鼓曰鼉皮為鼓鼉音徒河反又音徒丹反

奏陶唐氏之舞  
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如皆非也陶唐當為陰康傳寫字誤耳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濕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悶筋骨縮朒不達故作為舞曰葛天氏之舞

陶唐堯有天下之號也  
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歷言黃帝顓頊帝嚳及堯舜作樂之本皆有次第豈再陳堯而錯亂其序乎蓋誘不視古今人表妄改易呂氏本文  
聽葛天氏之歌  
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曰歌八曲一曰戴民二曰立極師古曰張說八曲是也其事亦見呂氏春秋張云三皇時君失之矣

千人倡萬人和  
師古曰倡讀曰唱  
山陵為之震動川

巴俞宋蔡淮南千遮  
師古曰巴俞之人剛勇好舞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後使

谷為之蕩波  
郭璞曰波浪起也  
文成顛歌  
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蓋州顛

族居遞奏金鼓迭起  
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金鐘鑿鎗闔鞞洞心也鐘之與鼓亦互起也迭音徒徒結反

鑿鎗闔鞞洞心  
師古曰鑿鎗金聲也闔鞞音也洞徹也駭驚也

荆吳鄭衛之聲  
郭璞云皆淫哇之聲韶

濩武象之樂  
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陰淫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兵追之至於海南迺為三象樂也



**案衍之音**郭璞曰流湫曲也師古曰衍音七戰反**鄢郢**鄢今宜城縣也郢楚都也**績紛**績紛舞貌也郭璞曰激

**楚歌**曲也師古曰結風亦曲名也績音匹八反**俳優**俳優侏儒也**狄鞮**狄鞮之倡也師古曰狄優侏儒倡樂可狎玩者也狄鞮郭說是也**所曰**所曰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麗靡**麗靡爛漫於前**靡曼**靡曼美也

**色於後**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若夫**若夫青琴處妃之徒**妖冶**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蕤約**蕤約黑也刻畫鬢鬢也**便嬛**便嬛輕麗也蕤約婉約也**柔橈**柔橈嫵嫵媚媚**媚媚**媚媚媚媚**媚媚**媚媚媚媚**媚媚**媚媚媚媚

**總謂**總謂骨體也橈音女教反**曳獨**曳獨爾之榆袪眇閻易曰恤削**便嫵**便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

**蘭一**蘭一蘭絲也閑易衣長貌也恤削言如刻畫**便嫵**便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嫵

**步千**步千反嫵音先**芬芳**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皓齒粲爛宜笑的**樂酣**樂酣奏樂洽也**天子**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似若有亡**日嗟乎**日嗟乎

**計色**計色授魂予心愉於側**長眉**長眉連娟微睇**微睇**微睇微睇**微睇**微睇微睇**微睇**微睇微睇**微睇**微睇微睇

**反計**反計色授魂予心愉於側**長眉**長眉連娟微睇**微睇**微睇微睇**微睇**微睇微睇**微睇**微睇微睇

**樂酣**樂酣奏樂洽也**天子**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似若有亡**日嗟乎**日嗟乎

**此大奢侈**此大奢侈朕曰覽聽餘閒無事棄曰**順天道**順天道曰殺

**伐**伐郭璞曰因秋氣也**時休息**時休息曰於此**恐後世**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

**命有司**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曰瞻氓**曰瞻氓隸**於是乎**於是乎迺解酒罷獵而

**池而勿禁**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勿**使山澤**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實

**貧窮補不足**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改

**制度易服色**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曰齊戒**襲**襲

**朝服乘法**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于六藝**游于六藝之圃馳騫乎

**仁義之塗**仁義之塗**觀春秋**觀春秋之林**七立**七立鶴舞千戚

**射狸首**射狸首兼駒虞**悲伐檀**悲伐檀

**載雲**載雲**揜羣雅**揜羣雅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詩刺在位 樂樂胥 鄭氏曰詩云于胥樂今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取小雅桑扈之篇云君子樂胥鄙也

先呂 修容乎禮園翺翺乎書圃 師古曰此言上皆取經典之嘉辭呂代游獵之娛樂 述易道 郭璞曰修絮音

怪獸 張揖曰苑中奇怪之獸不復獵也 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

受獲 師古曰言天下之人皆受恩惠豈直如田獵得獸而已 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

於三皇功羨於五帝 師古曰錯置也羨饒也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 若此故

獵迺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斫士卒之精

國家之政貪雉菟之獲則仁者不繇也 師古曰繇讀與 從此觀之齊楚

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

民無所食也 師古曰辟讀曰闢 夫曰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

被其尤也 師古曰尤過也 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 師古曰愀變色貌音

遂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迺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

子曰為郎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

有甚眾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

之 師古曰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

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列失其意矣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上終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漢書五十七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五十七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楚中師古曰行取曰略夜郎楚中皆西南夷也楚音蒲北反發巴

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

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曰非

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

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師古曰來

入朝觀豫享祀也一曰享獻也獻其國珍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

南海郡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曰云弔耳非訓至也南夷之君西楚之

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師古曰喁喁眾口向上也音魚龍反皆鄉風慕

義欲為臣妾師古曰鄉讀曰嚮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師古曰致至也夫不順

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

人曰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

乃發軍與制師古曰日發軍之法為與眾之制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

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師古曰賊猶害也亦非人臣之

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義舉燧燔孟康曰漢如覆米與縣著拜皇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皆攝弓而

馳荷兵而走師古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音女流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師古曰屬逮也音之欲反觸白刃

冒流矢師古曰冒犯也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師古曰編列謂編戶也編音布先反計深慮遠急國

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

如清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中第也居第也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

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師古曰佚樂也讀與逸同名聲施於無窮功烈

著而不滅是曰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楚中而不辭也師古曰楚也

與聖同古野字也少古草字今奉幣使至南夷節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

身死無名師古曰無善名也諡為至愚師古曰諡者行之迹也終已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諡恥及父母為天下

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

先子弟之率不謹師古曰不先音謂往日不素教之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師古曰寡鮮音息

之如此故遣信使師古曰誠信之人曰為使也曉諭百姓曰發卒之事師古曰諭告也因數之

曰不忠死亡之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議三老孝弟曰不教誨之過師古曰讓責也

也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已親見近縣師古曰近縣見而口論之矣故為檄文馳

諭陛下意毋忽師古曰忽念忽也相如還報師古曰使說還報天子也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

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

物故師古曰物故死也解在蘇武傳費曰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

叩祚之君長

文穎曰叩者今為叩都縣祚者今為定祚縣師古曰祚才各反

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

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叩祚冉駝者近蜀道

師古曰今夔州開州等首領姓冉者皆舊冉種也駝音龍

易通

師古曰異時猶言往時也

至漢興而罷

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

音灼曰南夷謂犍為牂柯也西夷謂越構益州也師古曰愈勝也

上曰為然乃

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

師古曰迎於音張戀反

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已賂西南夷至蜀太守已下郊迎

公皆因門下獻牛酒已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己得使女尚司

師古曰迎於音張戀反

馬長卿晚

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叩祚冉駝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

師古曰尚猶配也義與尚公上同今流俗書本此尚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已就之耳

乃厚分與其女

除邊關益斥

師古曰斥開廣也

西至沫若水

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若水出旄牛徼外師古曰沫音妹

南至牂柯

為徼

張揖曰徼謂已木石水為界者也

酒曰斯榆之君等

通靈山道橋孫水

張揖曰

鑿開靈

山道置靈道縣原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師古曰於孫水上作橋也

叩通叩祚還報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相如

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已為然相如欲諫

師古曰木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也

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

呂風天子

師古曰藉假也風讀曰賦

且因宣其使請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

師古曰紛云盛貌汪濊深廣也

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

而攘

師古曰攘卻退也音人羊反

風之所被罔不披靡

師古曰披靡首不靡反

因朝冉從駝定祚存

叩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

師古曰結屈也軌車迹也

至于

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

師古曰造至也音于

辭畢進曰

師古曰初謁見之辭

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

已

師古曰羈馬絡頭也縻牛紉也言牽制之故取喻也

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

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呂西夷百姓力屈恐

三年於

不能卒業師古曰屈盡也卒終也此亦使者之累也師古曰累音力瑞反竊為左右患

之且夫邛笮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也仁

者不曰德來強者不曰力并意者殆不可乎師古曰言古往帝王雖有仁德不能招來之雖有強力不能并遠理不可也今割齊民已附夷狄弊所恃已事無用人師古曰所恃即中國之鄙人也無用謂西南夷也鄙

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師古曰烏於何也必若所云則是蜀不

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師古曰尚猶也若如也言僕猶惡聞如此之說況乎遠識之人也惡音一故反然

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師古曰觀見也音講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

已師古曰言行程急也請為大夫粗陳其略師古曰粗猶麤也音千戶反蓋世必有非常之

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

人之所異也師古曰常人見之為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師古曰元始也非常之事其始難知眾人懼之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師古曰臻至也晏安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

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成之乃堙洪原師古曰堙塞也水本日原堙音因決江疏

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師古曰疏通也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已安定其災也灑音所宜反澹音徒濫反而天下

永宣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儼駢胝無胝

膚不生毛張揖曰躬體也戚溲理也孟康曰朕羣膚皮也言禹勤儼駢胝無有羣毛也師古曰朕音步易反駢音步干反胝音竹尸反故休烈顯乎

無窮聲稱浹乎于茲師古曰休美也烈業也浹徹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

特委瑣握躡拘文牽俗師古曰握躡局駮也不拘微細之義也躡音初角反循誦習傳當世取

說云爾哉師古曰說讀曰悅言非直固循口誦習所傳聞取美悅於當時而已必將崇論宏議師古曰宏深也音宏創業垂

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師古曰比德於地是貳地也

與已并天為雅北山之詩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師古曰小

普大也濱涯也日浸淫猶漸漬也是曰六合之內八方之外師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浸淫衍溢師

冠帶之倫師古曰倫類也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

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

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師古曰內之謂通其朝獻也外之謂君棄而絕之也橫音胡孟反殺讀曰試

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幸幼孤為奴虜係繫號泣師古曰為人所獲而繫係之故號泣

靡不得其所師古曰謂怨者之身也今獨曷為遺己師古曰曷何也己謂怨者之身也舉踵思慕若枯旱

之望雨豎夫為之垂涕張揖曰恨戾之夫也況乎上聖又烏能已師古曰烏猶焉也己止也

故北出師已討強胡南馳使已請勁越師古曰請責也音材笑反四面風德師古曰風化也

方之君鱗集仰流師古曰鱗鱗之相次而仰向水流也願得受號者已億計師古曰號謂爵

號也一曰受天子之號令也故乃闢沫若張揖曰沫若水名也微祥柯鏤靈山梁孫原師古曰鏤謂疏

遠安長使疏逃不閉師古曰逃遠也言不閉者不被閉絕也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師古曰習爽未

已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師古曰禔安也康樂也

夫拯民於沈溺師古曰拯升也言人在沈溺之中升而舉之也奉至尊之休德師古曰休美也反衰

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師古曰陵夷謂施替也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

可已哉師古曰惡讀與鳥同已止也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師古曰憂終於佚樂

者也師古曰言始能憂勤則終獲逸樂也佚字與逸同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在於憂也方將

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王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

猶焦朋已翔乎寥廓師古曰寥廓天上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師古曰藪澤無水曰藪

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師古曰茫然音莫郎反喪其所懷來失厥所已進師古曰初有所懷而來欲進而陳之

也今並喪失其來意也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師古曰允信也小雅車攻之詩曰允矣君子此鄙人之所願聞

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

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宦未嘗肯與公

卿國家之事師古曰與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

卿師古曰與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

卿師古曰與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

卿師古曰與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

卿師古曰與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

卿師古曰與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

卿師古曰與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

卿師古曰與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

卿師古曰與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

卿師古曰與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

卿師古曰與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

卿師古曰與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

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師古曰內之謂通其朝獻也外之謂君棄而絕之也橫音胡孟反殺讀曰試

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幸幼孤為奴虜係繫號泣師古曰為人所獲而繫係之故號泣

也也桑音力追切內鄉而怨師古曰鄉讀曰嚮嚮中國而怨慕也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

靡不得其所師古曰洋多也今獨曷為遺己師古曰曷何也己謂怨者之身也舉踵思慕若枯旱

之望雨豎夫為之垂涕張揖曰恨戾之夫也師古曰豎古戾字況乎上聖又烏能已師古曰烏猶焉也已止也

故北出師已討強胡南馳使已請勁越師古曰請責也音材笑反四面風德師古曰二風化也

方之君鱗集仰流師古曰二方謂西夷及南夷也若魚鱗之相次而仰向水流也願得受號者已億計師古曰號謂爵

號也一曰受天子之號令也故乃闢沫若張揖曰沫若水名也微師古曰微音味柯鏤靈山梁孫原師古曰鏤謂疏

遠安長師古曰遠安長言遠安長言使疏逃不閉師古曰逃遠也言遠安長言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師古曰習爽未

已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師古曰禔音美也反衰

安也康樂也禔音土支反夫拯民於沈溺師古曰拯升也言人在沈溺之中升而舉之也奉至尊之休德師古曰休美也

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師古曰陵夷謂施替也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

可已哉師古曰惡讀與鳥同已止也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

者也師古曰言始能憂勤則終獲逸樂也佚字與逸同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張揖曰合在於憂勤逸樂之中也方將

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師古曰此說非也咸皆也言漢德與五帝皆盛而登於三王之上也相如不當言漢滅於五帝也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

猶焦朋已翔乎寥廓師古曰寥廓天上音莫郎反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師古曰藪澤無水曰藪

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師古曰茫然音莫郎反喪其所懷來失厥所已進師古曰初有所懷而來欲進而陳之

也今並喪失其來意也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師古曰允信也小雅車攻之詩曰允矣君子此鄙人之所願聞

也百姓雖勞請已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師古曰敝罔失志貌靡徙自抑退也其

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

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宦未嘗肯與公

卿國家之事師古曰與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師古曰閒也嘗從上至長





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

師古曰信讒謂殺李斯也烏乎操行之不得師古曰操音干到反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

食相如拜為孝文園令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因曰上

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師古曰靡麗也臣嘗為大人賦未就師古曰請具

而奏之相如曰為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師古曰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為儒今流俗書本作傳字非也後人

所改形容甚臞師古曰臞瘠也音鉅句反又音禡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其

辭曰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師古曰大人謂天也中州中國也宅彌萬里兮曾不足曰少畱

師古曰彌滿也悲世俗之迫隘兮揭輕舉而遠游師古曰揭去意也音巨例反乘絳幡之素蜺

兮載雲氣而上浮張揖曰東用也亦氣為幡也音時掌反建格澤之修竿兮張揖曰格澤之氣如

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下大上鏡修長也建總光耀之采旄張揖曰旄葆也總係也

此氣為長竿也師古曰格音胡各反澤音大各反李奇曰旬始氣如雄雞見北斗旁張揖曰慘旄為葆也師古曰總音總

垂句始曰為慘兮李奇曰旬始氣如雄雞見北斗旁張揖曰慘旄為葆也師古曰總音總

所街 曳彗星而為髻張揖曰彗尾也掉指橋曰偃蹇兮張揖曰指橋隨風指靡也偃蹇委曲

貌師古曰掉音徒又猗昵曰招搖音灼曰猗音依倚反昵音年繩反張揖曰猗昵招搖也師古曰招音韶音蕭搯攬

搶曰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張揖曰彗星為攬搶注筆首曰旌今曰彗星代之也靡順也綢綽也紅杳眇曰玄潛兮

焱風涌而雲浮蘇林曰玄音焱曰紅赤色貌杳眇深遠也玄潛混合也音白絳幡曰下眾氣色盛光采駕應龍象輿之

蝮略委麗兮驂赤螭青虬之螭螺宛蜒文穎曰有翼曰應龍最其神妙者也師古曰蝮略委麗螭宛蜒皆其行步進

止之貌也蝮音於縛反麗音力爾反螭音延一糾反低印天驕裾曰騎驚兮

詘折隆窮躩張揖曰詘音力糾反宛音於元反延音延低印天驕裾曰騎驚兮詘折隆窮躩

呂連卷張揖曰裾直項也驕驕縱恣也詘折曲委也隆窮舉也躩跳也連卷句沛艾起

蟊乞曰佶儻兮張揖曰沛艾駢也赴蟊申頸低印也乞舉頭也佶儻不前也師古曰沛音普蓋反赴音古幼反蟊音火幼反乞音魚乞反佶音丑吏反儻音魚吏

放散畔岸驤曰孱顏師古曰畔岸自縱之貌也孱舉踳躩鞞容曰

骹麗兮張揖曰踳躩互前卻也鞞鞞搖目吐舌也容龍體貌也骹麗左右相隨也師古曰蜩蟻偃

蹇怵奠曰梁倚張揖曰蹇蹇掉頭也怵怵奔走也梁倚相著也師古曰蹇音徒鈞反蟻音盧鈞反怵音黠奠音丑若反倚音於綺反糾蓼叫界

音徒鈞反蟻音盧鈞反怵音黠奠音丑若反倚音於綺反

踏曰腹路兮

張揖曰糾麥相引也叫昇相呼也踏下也腹著也皆下著道也師賤蒙踊

躍騰而狂趨

張揖曰騰蒙飛揚也踊躍跳也騰馳也趨音五到反踏音沓腹音屈

然霧除霍然雲消

張揖曰霍飛相及也雲歛走相追也

兮與真人乎相求

張揖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也真人謂若

窈窕已右轉兮橫厲飛泉已正東

張揖曰飛泉飛谷也在崑崙山西南師古曰厲渡也

選之兮部署眾神於搖光

張揖曰搖光北極星也

陵陽

應劭曰五帝五時太皞之屬也如清曰天極大星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張揖曰陵陽仙人陵陽子明也師古曰令太一反其所居而使陵陽侍從於己

右黔雷兮

張揖曰黔北方黑帝佐也雷雷也天上造

前長離而後喬皇

師古曰長離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也

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后行

張揖曰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蹕身人面也

屯余車而萬乘兮綽雲蓋而樹華旗

師古曰綽合也合五采雲

使句芒其

師古曰句芒東方青帝之佐也

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娛

張揖曰句芒東方青帝之佐也

山兮過虞舜於九疑

張揖曰崇山狄山也海外經曰狄山帝堯葬於其陽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舜所葬也師古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

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選膠輻已方馳

師古曰湛湛積厚之貌差錯交互也雜選重累也膠輻猶交加也

麗靡也林離摻攪也師古曰術音尺勇反從音相勇反摻音女居反滂音溥

龍茸兮衍曼流爛疼已陸離

張揖曰陸離衆流爛布散也疼自放縱也龍茸來孔反茸音而孔

徑入雷室之碎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壘歲

張揖曰雷室雷淵也洞通也鬼谷在崑崙北極下鬼之所聚也堀壘歲魁不平也師

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曷度九江越五河

張揖曰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

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

應劭曰楚辭曰越炎火之萬里弱水出張掖刪丹西至

經營炎火而

非張掖弱水也又流沙但有沙流本無水也言絕度浮渚乃涉流沙也杭音下郎反奄息蔥

五也晉灼曰五河五湖取河之聲合其音耳師古曰服音說五河皆非也五

河五色之河也仙經說有紫碧綠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亦非五湖也

前卷五十七下



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師古曰若汝也言汝今去已在他後也使所忠往師古曰使者姓名而

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

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

封禪事師古曰禪禮也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顛穹生民師古曰肇始也顛穹皆謂天也顯言氣顯汗也穹言歷

選列辟曰迄乎秦師古曰選數也辟君也率邇者踵武聽述者風聲文頌曰

稱者不可勝數也張揖曰紛輪威難亂貌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應劭曰罔無也

不昌大為逆失者誰能久存也師古曰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師古曰

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師古曰五五帝也書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師古曰此虞書益稷之辭也因斯曰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

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邇隆大行越

成文頌曰邇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服色太平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

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師古曰雖後然無異端慎所由

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師古曰言既創業定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師古曰夷易

易繼也張揖曰垂縣也統緒也理道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繼而

是曰業隆於緇保而崇冠乎二后孟康曰緇保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

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師古曰元始也都於也攸所也卒未有殊尤絕

迹可考於今者也師古曰尤異也考校也然猶躡梁甫登大山建顯號施

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瀾曼羨師古曰逢讀曰羨言如羨火之升原泉之

旁魄四塞雲布霧散師古曰旁魄廣被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服虔曰

垓重也天有九重如瀆曰淮南云若士謂盧敖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孟康曰泝流也埏地之

八際也言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師古曰埏本音延合韻音弋戰反淮南子作八

垓

垓

垓

垓

垓

垓

垓

也黃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師古曰言和氣橫被四表威武如焱之盛爾陬游

原迴闊泳末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迴遠也闊廣也泳浮也首惡鬱沒闇昧昭晰

獸者皆得光明也晰音之古反師古曰始為惡者皆即溷滅素暗昆蟲闔惛回首面內文穎曰闔惛皆樂也師古曰闔

革面也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微麋鹿之怪獸師古曰言騶虞自擾而充苑固怪獸自來若入微塞言符瑞之盛也

內騶也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微麋鹿之怪獸獸自來若入微塞言符瑞之盛也犧雙觥共抵之獸服虔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服虔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音其勿反

師古曰屈

音其勿反

師古曰屈

音其勿反

師古曰屈

音其勿反

師古曰屈

音其勿反

師古曰屈

音其勿反

師古曰屈

音其勿反

師古曰屈

音其勿反

師古曰屈

音其勿反

師古曰屈

音其勿反

師古曰屈

音其勿反

師古曰屈

音其勿反

師古曰屈

音其勿反

師古曰屈

音其勿反

章至尊張揖曰蓋先禮中岳而幸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曰浸黎民皇皇

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願

陛下全之張揖曰願言封禪全其終也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

末光絕炎曰展采錯事文穎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曰

弋贖反錯音干故反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作春秋者正天時

業因兼此大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也師古曰厥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文穎

除也師古曰經加為七也師古曰師古曰前

聖之所曰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師古曰前宜命掌故悉奏

其儀而覽焉師古曰學故大常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

然其所請也沛音普大反俞音踰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

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孟康曰詩所曰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

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蘇林曰油音油麻之油李奇曰油油甘露

饒也大富

時雨厥壤可游師古曰言雨露滂沛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師古曰滲漉謂潤澤

也也滲音山禁嘉穀六穗我穡曷蕃李奇曰我之稼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

偏我汜布護之師古曰汜音也布護言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

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師古曰侯何也邁行殷殷之獸樂我君圃白

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曰謂騶虞也殷字與斑同旼旼穆穆君子之態孟康曰

也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曰言往昔但聞其聲今親厥

塗靡從天瑞之徵文穎曰其來之道何從茲爾於舜虞氏曰興文穎曰百獸舞

也也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文穎曰濯濯肥也武帝冬幸雍

直角反大雅靈臺之詩云應鹿濯濯馳我君輿帝用享祉文穎曰馳我君車之前也師古曰帝天

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文穎曰起至采色玄耀煥炳輝煌

師古曰玄讀曰炫輝煌光貌輝音下本反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文穎曰陽明也師於傳載之云受命

所乘師古曰謂易云時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文穎曰天之所命表曰符瑞章明其德

乘六龍曰御天也師古曰諄諄然有語言也師古曰諄諄告

音之純反 依類託寓論曰封巒文類曰寓寄也巒山也言披藝觀之天人之際

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事兢兢翼翼師古曰兢兢戒也翼翼敬也故曰於興必

慮衰安必思危是曰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師古曰言居天子之位猶不忘恭敬也舜在假

典顧省厥遺師古曰在察也假大也典則也言舜察玃璣玉衡恐己此之謂也相如

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

然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少木書篇不采采

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弑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易本隱曰

之顯張揖曰作八卦言通神明之德是本隱也也有天道焉有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

德逮黎庶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黎民者也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張揖曰已詩人自謂也已

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師古曰風讀曰諷次下亦同

楊雄曰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師古曰奢靡之辭多而節儉之言少也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張揖曰不亦輕戲乎哉

司馬相如難蜀文中云身親其勞躬儼餅胝無皮膚不生毛張揖注曰躬體也戚湊理也臣必檢字書無儼字又戚字說文云戊也按李善注文選云孟康曰湊湊理也疑漢書傳寫相承誤曰湊字作儼字耳合為湊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終

余讀書同所  
汲古閣本

漢書五十七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漢書五十八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弘菑川辭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

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已

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師古曰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上怒已為不能弘

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二曰曰病移居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

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

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

陽和五穀登六畜蕃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少生

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童無草木也涸水竭也音胡各反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師古曰

無水曰藪沼池也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綏撫於交趾也渠搜遠夷之國也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

趾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綏撫於交趾也渠搜遠夷之國也

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綏撫於交趾也渠搜遠夷之國也

其宜師古曰跛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跛音岐喙音許穢反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師古曰子臻至也

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

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古曰安焉也禹湯水旱厥咎何

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其下

亦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

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師古曰悉盡也篇簡也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

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

曰正而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已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

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已勸善而

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去無用之言

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

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

師古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遠音七旬反其字從之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

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

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理則無暴慢了而愛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

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違也音于萬反故法之所

罰義之所去也師古曰去除也音上音反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

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

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亦和也音頻寐反今人主和德於

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與上合德也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

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

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

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

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讀曰悅奉幣而來

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

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

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擅殺生之柄通塞

之塗師古曰擅專也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

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

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

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

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

積德曰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

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引愚戇不足曰奉大對師古曰大對大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

人太常奏引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引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

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弘復上疏曰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

曰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

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

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曰異也臣聞周公且治天下暮年而變三

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有也書奏天子曰冊書荅曰

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

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曰然也夫

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至可牽

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揉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揉音人九反銷

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師古曰好音呼

到反惡音故反暮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

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

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

餘習文法吏事緣飾已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一歲中至

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論之常與主爵都尉汲

黯請間師古曰求隙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所言皆聽已

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師古曰約要也至上前皆背其約已順上指汲

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

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已臣為忠不知臣者已臣為不忠上

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

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恢謂明也善明諛也常稱已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

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

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已為罷弊中國已奉無用之地師古曰罷讀曰疲願

罷之於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

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已應之

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

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

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已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已鈞名

師古曰鈞取也言若鈞魚之謂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侈擬於君師古曰擬疑也

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師古曰比方也一曰比近也音頻寐反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

被自九卿已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問此言

上已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已列侯

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

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已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

者獲爵尊故武功已顯重而文德已行褒其已高成之平津鄉戶

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弘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舉賢良師古曰婁古屢字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

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已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別於豫

史官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粳也脫音他活反故人賓客仰衣

食師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仰音牛向反奉祿皆弘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思外寬內深

多所忌也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

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

自己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勿反使人

由臣子之道師古曰由從也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稱副也

恐病死無弘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弘行之者

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

者所弘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居已濟物故為仁

也知恥近乎勇師古曰不求苟得故為勇也知此三者知所弘自治知所弘自治然

後知所弘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

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

授官將已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驚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從軍旅陛下

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

不足已稱師古曰不副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已報德

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

文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未有易此者也師古曰易改也朕夙夜庶幾獲承

至尊懼不能盜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知謂知治道也蓋君子善

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此不怠於心也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

不已師古曰惟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復初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

也師古曰章明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空隙也閒讀曰閑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已

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

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

為丞相師古曰繼踵言相繼也屈音止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師古曰言

謹復終相位師古曰厚也音敦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

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畱不遣坐論為城旦元始中脩

功臣後下詔曰漢興已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

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已給故人

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師古曰篤厚也

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已鈞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違也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日違眾之服也夫表

德章義所已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

者師古曰見音胡電及適讀曰嫡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已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身謂引身出也脫音他活反

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

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時漢方事

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

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

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音上戴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

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了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已為

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君聞上已

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已為化而亂法

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

縣官費眾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音牛向反無

已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已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

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

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式又盡復與官

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匿藏也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曰式終長者乃

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上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曰風百

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

既為郎布衣少躄而牧羊師古曰躄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躄字本作屨並音居略反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

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曰時起

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也音兵呂反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

令緱氏使之遷成臯令將漕最師古曰為縣令而又使令領漕其課最上上曰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拜

為齊王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

盡死節其驚下者宜出財曰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威

強而不見侵犯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曰

盡臣節師古曰從軍而致死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曰德報怨曰直師古曰論語辨孔子

報德故詔引之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孟康曰

迅樂出身勞於徭役者也臣瓚曰言未有奮厲於正直之道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奮憤

激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直道謂報怨曰直征南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齊相

雅行躬耕臣瓚曰雅素也言十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隨牧蓄番輒分昆

弟更造師古曰言蓄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番音扶元反不為利惑師古曰言不惑於利曰者北邊有興師古曰

者住日也興謂發軍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曰歲惡猶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今

又首奮師古曰為首而奮屬願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師古曰形見也其賜式爵關內

侯黃金四百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

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縱有算可罷上由是

不說式師古曰說讀曰悅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曰

兒寬代之式曰壽終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見音五笑反治尚書事歐陽生曰郡國選詣博士

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師古曰都凡眾也養主給亭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亭炊也養竟弋向反

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師古曰射策為掌故功次

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也寬為人温良有廉知

自將師古曰將衛也善屬文師古曰屬綴也音之欲反然懦於武師古曰懦柔也音乃喚反又音儒口弗能發

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而寬曰

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為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除為

從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也還至府

上畜簿師古曰簿謂文計也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師古曰卻退也掾史莫知所

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曰白廷尉湯湯

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曰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

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

久矣湯由是鄉學師古曰鄉讀曰鄉曰寬為奏讞掾曰古法義決疑獄甚重

之及湯為御史大夫曰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師古曰說讀

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擇用仁厚士推情

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曰六輔謂京兆馮

也劉德曰於六輔界中為渠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滿漁志云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羽扶風河東河南河內

益既鄭國旁高仰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曰輔助溉灌耳今雍州雲陽三

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轍是也焉說三河之地哉

定水令曰廣溉田師古曰為用水之

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曰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

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繹屬不絕師古曰繹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課

更曰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諸儒

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

言符瑞足曰封泰山上奇其書曰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



楫羣元張揖曰統察楫聚也如消曰曆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楫當作輯師古曰楫與集二字並同虞書曰楫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為輯不通宗祀天

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曰鄉讀也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

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

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曰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音竹節反呂為封禪告成合袂於天地神祇李奇曰袂開散合閉也開閉於

也祇戒精專呂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師古曰

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

游數年師古曰言不決也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所言不唯天子建

中和之極兼總條貫師古曰極正也周禮曰呂為人極也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呂順

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呂文焉既成將用

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

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也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聞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陛

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宗祀泰一宗尊也六律五聲

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神樂四合各有方象

登告岱宗發祉闔門呂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

苞永亨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雨始之辭也太元太初歷也本

報降符應師古曰言大顯示景象也臣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

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

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

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呂為得御史

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

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呂稱意任職故久無有

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師古曰易輕也音弋鼓反居位九歲呂官卒

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太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

如清曰四方色及五神祭祀聲樂各有等

李奇曰太白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雨始之辭也太元太初歷也本

且和則長為天所享也闕讀與開同

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

昭明也降下符應呂報德也

師古曰言大顯示景象也

師古曰鄉讀也

李奇曰袂開散合閉也開閉於

師古曰言振揚德

師古曰聖統聖人

師古曰宗尊也

師古曰易輕也音弋鼓反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曰鴻漸之翼困於燕爵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

也弘等皆曰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引為儀鴻大鳥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曰其羽翼為威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水進之時意也遠迹羊豕之間師古曰遠其迹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師古曰焉於日也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讀曰艾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

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師古曰恐失之始曰蒲輪迎枚生見主

父而歎息師古曰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

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

明已師古曰版築傳說也飯牛寄戚也巳語終辭也飯音扶晚反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

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

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

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

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言其變亂無留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稽不可考校也滑稽音稽音工笑反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

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師古曰紀記也

是曰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

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

曰儒術進劉向王褒曰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

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師古曰召讀曰邵韓延

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

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於武帝時

公孫弘卜式見寬傳第二十八終

全錄書局  
汲古閣本

漢書五十八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師古曰稱為兒者言其尚幼少也還鼠盜

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幼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師古曰

堂下師古曰具為治獄之文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

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

曰湯為無害言大府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最勝也解在蕭何傳調茂陵尉師古曰調選也選曰

反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

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曰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

課者猶曰方計之非謂避諱也武安侯為丞相師古曰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

曰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算程

課者猶曰方計之非謂避諱也

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曰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

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

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曰事之如兄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已御人師古曰舞

弄其智制御它人也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

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曰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師古曰乾音干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

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道義為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是時上方鄉文學師古曰鄉湯

決大獄欲傳古義師古曰傳讀曰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平亭疑法奏讞疑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

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著謂明書之也挈獄訟

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自天子之意非由臣下奏事即譴湯摧謝蘇林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鄉

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人子之意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因為臣議如

此師古曰如師古曰謂如人子之意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蘇林曰坐不用諸掾故至於此非常釋臣贊曰謂閒即

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迺監掾史某所為師古曰閒謂非常朝奏者其欲薦

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臯予監吏深刻者

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其下

並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

口言之欲與輕平故皆見原釋也如淳曰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已先口解之矣上曰湯言

輒裁察之輕其罪也師古曰李如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

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恩宥也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

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

也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師古曰造至詣也請是已湯雖文深意忌不專

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

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

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腹心之臣乃交私

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其治獄所巧搆大

臣自已為功多此類繇是益尊任師古曰繇與由同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

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縣音牛向反

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籠羅其排

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師古曰詆助

取充位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巳無所造也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

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師古曰並且也於是痛繩師古曰繩也論事既天子忘食丞相

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

議前師古曰於上前議事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

動師古曰言難可屢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

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騷然擾動之貌也孝景時吳

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開師古曰謂詔謀於太后也天下寒心數月師古曰懼於兵難也吳楚

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曰言不言兵更不議正伐之事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

奴中國已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

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

都呂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

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為生也山

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郡師古曰郡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郡蔽曰封寇也郡

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諸白辯而辯窮當下吏也曰能迺遣山乘部師古曰乘

之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驚師古曰震動也驚失氣也驚音之涉反湯客

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音干到反始湯為小吏與錢通師古曰為小

財甲為錢財之交及為大吏而甲所已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為御史大夫

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

文事有可已傷湯者不能為地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

能為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是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

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饑饉薦臻字亦如此湯有

湯有

湯有

湯有

湯有

湯有

湯有

湯有

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事下湯

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師古曰從讀曰縱湯

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曰始近也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

為謁居摩足趙國曰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

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

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

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呂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前湯亦

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師古曰省省視也謁居弟不知而

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兵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

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酒曰瘞埋也埋錢

丞相呂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與讀丞相謝

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丞相患之

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此云三者蓋言守者非正員也始長史朱買臣素

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曰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師古曰短長術與於六國時長

右師古曰言舊在湯上已而失官守長史誡體於湯師古曰謂拜伏也湯數行丞相事知

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

賣君今欲劾君君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

左田信等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曰湯且欲為請奏信輒先

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服虔曰居謂儲也及它姦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

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呂吾謀告之者

欺師古曰對面欺誣也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責也師古曰呂文簿次第一責之湯具自道無此

類也師古曰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曰湯懷詐面

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師古曰讓亦責也君何不知分也師古曰分

音扶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師古曰幾音居起反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

君獄師古曰重猶難也欲令君自為計師古曰言引決也何多言對為師古曰言何用多對湯迺為書

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言塞責師古曰塞當也

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

奉賜師古曰奉音扶明反無它師古曰贏餘也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

大臣被惡言而死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

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

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曰於尚書中給事也給供也精力

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

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已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

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曰安世篤

行師古曰篤厚也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

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曰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

曰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

不怠十有三年咸曰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

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

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

即位褒賞大臣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

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曰

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

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

王褒有德曰懷萬方師古曰懷來也顯有功曰勸百寮是曰朝廷尊榮天下

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鄉

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

盛德曰示天下顯明功臣曰填藩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母空大位曰塞爭權

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

所曰安社稷絕未萌也

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

車騎將軍安世事

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

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曰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

勲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曰為光

祿勲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

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

師古曰事未施行而遽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

量不足曰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曰全老臣之命

同 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安世深辭弗能

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

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

將軍上亦曰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曰虛尊加之而實奪

其眾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

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即今所謂孫女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

典樞機曰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師古曰著明也問隙也每定大政已決輒移

病出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日曰病而移居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

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師古曰與讀曰豫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曰為

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勿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日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有郎

功高不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

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莫府長史遷

辭去之官安世問曰過失師古曰問已有何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

無所進論者曰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為光祿

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呂知其不反水漿邪

師古曰反讀曰翻如何呂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兒自言安世曰奴呂恚怒

誣汗衣冠自署適奴師古曰適讀曰適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

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呂為北地太守歲餘上

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

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室當火日置之

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呂全因呼為蠶室耳後為掖庭令而宣帝呂皇曾孫收養掖庭賀

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呂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

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呂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師古曰語徵證也

在宣紀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呂為少主在

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廷令平

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

二百家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冢也賀有一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

師古曰言養曰為子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

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廷

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廷令張

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汝反居家西鬪雞翁舍南上

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

朕躬師古曰道讀曰導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

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諡

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

侯食邑三百戶安世呂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臧張氏無名錢呂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臧官也張晏曰安世呂還官官不簿也安世尊為公侯食邑

萬戶然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縵也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

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已能殖其貨師古曰殖生也富於大將軍光天

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

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

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言意所不及

者即已問君也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威恨也音胡閻反薄朕忘故蘇林曰本望君重於

此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薄猶嫌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

已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已輕車介士

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績漢書曰彭朱輪與不山不蓋菑予戰幢也諡曰敬侯賜塋杜

東師古曰塋冢地也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畱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

延壽自己身無功德何已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

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已為有讓迺徙封平原并一國

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諡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帝

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主貢獻物也湯有罪勃坐

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師古曰已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諡謬者妄也後湯立功西域世

已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

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言已驕奢致禍也且死分施宗族故舊師古曰言將死之時多已財分施也薄葬

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文穎曰成帝姊也臣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嫂何已取妹殺之既謂元后為嫂是

則元帝妹也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已公主

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

賜甲第充已乘輿服飾號為太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

其第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已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

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為微

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師古曰柞與柞同鬪雞走馬長安中積數

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曰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

曰過放師古曰呂放為罪過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

夫方進師古曰薛宣翟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

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

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

不得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姓景名武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曰縣官事怨樂

府游微莽師古曰樂府之游微名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

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犇走伏匿師古曰犇古奔

字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乃止奴

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

殺其親屬輒亡人放弟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

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為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師古曰悖

乖也音布內反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

歸國曰銷眾邪之萌厭海內之心師古曰萌始生者也厭滿也音一豔反上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左

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曰放為言出放為天水

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蝕師古曰比類也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

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為河東都尉

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為

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

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

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

桓遷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

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

年

秋曰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曰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服虔曰隨所事帝徒處其陵也凡三徙復還杜陵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淳曰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曰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強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漢興曰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張湯傳第二十九 終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漢書五十九

杜周傳第三十

漢書六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曰周為爪牙薦之張湯為

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師古曰此說皆非也謂因虜人為寇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所論

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師古曰曰奏事當天子之意旨故被任用也中音竹仲反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

餘歲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而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宣為左

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師古曰大抵大歸也放依也音甫往反而善候司師古曰觀望天子意

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孟康曰擠音躋師古曰擠墜也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

冤狀師古曰見顯也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

也師古曰安也專曰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師古曰言不當然也周曰三尺安出

哉師古曰安也猶焉也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當時

為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為是也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

也師古曰安也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當時

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文曰舉之廷尉曰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

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赴對也

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如所告劾之本意不服曰掠笞定之師古曰定其辭令服也於是聞

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更歷也其罪或非赦例故不得除而久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相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更音工衡反大氏盡詆曰不道曰上師古曰氏讀與抵同抵

反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追考問者六七萬人也吏

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又於此外曰文致之更增加也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

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已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

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即廷尉史也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

累巨萬矣師古曰訾與貲同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曰延年三公

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

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營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

始元四年益州蠻夷

反延年曰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

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曰告大司農

楊敞敞惶懼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曰病而移居曰語延年延年曰聞桀等伏辜

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師古曰首謂初首先發之有忠

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曰寬治燕

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侯史名吳後遷

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

事師古曰交雜同共治之也皆曰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迺匿

為隨者也孟康曰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即曰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覈其事也

曰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

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他皆類此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

救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曰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

女婿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

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言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

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議光於是召千秋擅召中二千石召下外

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與欲盡內則為其婿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

皆恐丞相坐之延年迺奏記光爭召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

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師古曰詆誣也次下亦同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

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

延年愚已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嘗及壯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

故不可棄也開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師古曰峻謂峭刻也今丞相所議又

獄事也如是已及丞相恐不合眾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

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此為重事也光召廷尉少府

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已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延年

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

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比類也宜脩孝文時政示

已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豐年當應也說讀曰悅光納其言

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

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然後奏言處音昌汝反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

御史除用滿歲已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特致之於罪法常與兩府

及廷尉分章如滄曰兩府丞相御史府也諸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上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非令決疑也昭

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

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

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

即位褒賞大臣延年已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

邑凡四千三百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師古曰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師古曰皆封侯益土師古曰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皆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已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曰守延年已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師古曰上已璽書讓延年師古曰年師古曰讓責也師古曰延年迺選用良吏捕繫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

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已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疾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熊軾師古曰後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已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文穎曰趙充國也臣贊師古曰還為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鴈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師古曰獄案已具師古曰當論決之故封上師古曰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盲目無見也偏盲者患一目也今俗通曰兩目無見者始為盲語移轉也

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師古曰並字子夏俱曰材能稱京師故

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曰相別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也欽惡言疾見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迺為小冠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與纒同古通用字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

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曰外戚輔政求賢

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

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師古曰閒讀曰閑欽為人深博有謀自

上為太子時曰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

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曰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贊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曰刺今之奢也必鄉舉求窮窳不問華色師古曰鄉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窳窳幽閑也窳音一了反窳音徒了反

所曰助德理內也姊姪雖缺不復補所曰養壽塞爭也師古曰養壽塞爭也

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肩嗣有賢聖之君制師古曰養壽塞爭也

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

從也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究竟也書云或四三年師古曰

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曰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

年而不曰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俛異態後俛異態則正后

自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師古曰閒代也音居竟反適讀曰嫡次下亦同是曰晉獻被納讒之謗

申生蒙無罪之辜師古曰蒙亦被也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

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

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

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

致損敗故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

小雅也一說皆是卞音盤師古曰詩唯將軍常曰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曰為故事



無有欽復重言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

所監見其事不遠近在夏后氏之時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師古曰忽忘也可不慎哉前

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

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

驗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饗國長久師古曰宗宣之義韋說是也近屬者謂漢家之事耳屬猶言甫爾也音之欲反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

呂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知好色之

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師古曰蒙蔽也故

詠淑女幾已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幾讀曰冀忠孝之篤仁厚之作

也師古曰作謂作詩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

曰正其本萬物理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

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鄭玄曰卒急也師古曰卒音千忽反若

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

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師古曰蚤古早字非天下之所

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師古曰信讀日申逮委政之隆及始

初清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權寵隆盛也始初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已

忽不可已李奇曰難也師古曰難與同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

后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與欽兄子私通事上問欽慙懼乞骸

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

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已

求天心迹得失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已奉大對師古

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

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

師古曰解在劉向傳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曰乘陵也或臣子背

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已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

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師古曰刺戾也音來曷反關東諸侯無强大之

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垂謂東南西也殆為後宮師古曰殆近也何曰言之曰曰

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

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唯陛下深戒之

變感曰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曰德則異咎消

亡不能應之曰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

之壽殷道復興師古曰解在五行志要在所曰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

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榮惑為

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祭感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榮惑為之退舍景公享延明之祚也曰陛下聖明內

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仁道不遠求之而至也唯陛下

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師古曰由從也親二宮之饗膳韋昭曰二宮即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

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

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曰奉淫侈置萬姓

之力曰從耳目師古曰殫置皆盡也從讀曰縱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曰方正也信讒賊之

臣曰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曰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論語稱周公謂魯

至重誠不可曰佚豫為不可曰奢泰持也師古曰為治也唯陛下忍無益之

欲曰全眾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

白虎殿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

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曰師古曰當世之治何務各曰經

對師古曰據經義曰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師古曰貞正也不信不貞萬物

不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

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曰廣施非義無曰正身克己就

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曰廣施非義無曰正身克己就

義怨曰及人師古曰怨仁也言曰仁愛為心內省己志施之於人也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

忠泣官不敬師古曰泣臨也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

及者未之有也師古曰季經載孔子之言也言人能終始行孝而患不及於道者未之有也一說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孝人行

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

予窮觀其所不為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師古曰其所主為人援而進也孔子曰視其所言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

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廋匿也此言視人之所用觀其所主為人援而進也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

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

表實去偽師古曰長謂崇貴之也表明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朱正色也紫間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

而奪正色曰喻利口之師古曰拂謂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

而耦意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

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

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師古曰匹婦人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

之是非何足備言師古曰如此則細故萬端不足憂也欽目前事病賜帛罷後為議郎復

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王駿王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世即成帝時寒河陽者也救解馮

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撫四夷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當世善

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秦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

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

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莫偃伏

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少旦夕偃伏戲弄於舅之旁側也心不介然有閒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

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信任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師古曰范睢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

之見退

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怒迺退之也

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

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師古曰由從也用也損穰侯之威放武安

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師古曰聞首居竟反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

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呂應天變於是天

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

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復

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

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己自責至誠動眾愚知莫不

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無屬無親屬

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

臣無親於宜就封於齊鄧展曰詩言仲山甫往齊者言銜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曰為封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

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呂為喻則是其義非繆而與今說詩者不同鄧音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咎韓詩也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

變異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眾人之意皆不如也主上照然知之故攀援不遣師古曰援引也

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曰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尙書劾奏

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眾庶冤之呂譏朝廷欽

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呂

為不坐官職疑其曰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

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

曰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曰諫爭也一日下有諫爭之

加於往前已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曰言罪下也若

言上引而納之也欽愚呂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

加於往前已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曰言罪下也若

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

師古曰將助也優游不仕曰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

兄緩前免太常曰列侯奉朝請成帝時迺子業嗣業有材能曰

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

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

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

關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肖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

蘇林曰長與許后書也語在外戚傳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

立屬請為不敬坐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

更相稱薦師古曰更音工衡反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為陛下

廣持平例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方進獨不坐是不平也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師古曰信讀曰

報睚眦怨也師古曰睚音厓睚舉眼也眦即眦字謂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故

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

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

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

無平在方進之筆端庶莫不疑咸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

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宏

奏隆前奉使欺謾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不宜執法近侍方進曰此怨宏又

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弟陛下所自知也方進

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

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

師古曰詆誣也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眾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大甚案師

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服虔曰殘癘也皆但曰附從方進嘗

獲尊官丹前親屬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幾獲大利

師古曰幾讀曰冀

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

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

師古曰至道不正之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

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師古曰擠陸也音子詣反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

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慄也威權

泰盛而不忠信非所已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已

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已戒來今會成帝崩

哀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體之臣師古曰體亦鯁字宗

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已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

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

周恣意妄行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譖愬故許后被加已非罪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誅破諸許

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如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涓子氏師古曰兄紅陽也姊涓子

長母也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

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

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師古曰皇皇暇也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

意若探湯師古曰言重難之若已手探熱湯也宜蚤已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

勇猛材略不世出師古曰言其希有也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

已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

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業

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已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

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

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

是徵復為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

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  
徙合浦業已前罷黜故見闕略師古曰闕略謂寬縱不問也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  
尙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  
而賜諡曰荒侯傳子至孫絕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  
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

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如蕭曰提衡猶言相提攜也臣

贊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也師古曰贊說是也至於建武杜氏爵迺獨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尙有張純為侯故言杜氏獨絕也迹

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屬也儒林貢薛韋匡之輩自謂唐杜苗

裔豈其然乎師古曰謂在周為唐杜氏也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已建始之初深

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非

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隄服虔曰抵音紙隄音義謂罪敗而復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師

古曰抵擊也隄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隄音詭一說詭讀與戲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杜周傳第三十終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漢書六十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漢書六十一

張騫漢中人也

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

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

破月氏王

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

曰其頭為飲器

韋昭曰飲器樽也音拘曰飲器虎子

怨匈奴無與其擊之

師古曰無其人援助也

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

更匈奴中

甘父

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

俱出隴西徑匈奴

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

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

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

師古曰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嚮

西走數十日

師古曰走

趨也不指知其道里多少故曰日數言之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讀如本字

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



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師古曰道讀曰導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

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大夏為地也道讀曰導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

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己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師古曰下遠音子萬反騫從月

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李說非也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已持歸於漢故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復為匈

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師古曰彊力言堅忍於事蠻

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師古曰給供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

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師古曰土地之形及所生之物也語皆

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臣瓚曰印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度曰布細布也師古曰印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蘇林適言節閉合而體離誤後學矣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

毒國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則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即敬佛道者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

土著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畧反其下亦同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已

戰師古曰象大獸垂鼻長牙其國臨大水焉曰騫度之師古曰度計也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

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

寇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

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已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曰利誘令人朝誠得而己義屬之師古曰謂不

言為然迺令因蜀犍為發開使四道並出師古曰開使者求開隙而行出駝出柞出

日謂不

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己騫

言為然迺令因蜀犍為發開使四道並出

出駝出柞出

出駝出柞出

出駝出柞出

出駝出柞出

徙叩出熨

師古曰皆夷種名號音尤作音材各反徙音斯轉音蒲北反

皆各行

師古曰嵩昆明亦皆夷種名也嵩音先紫反二千

里其北方

師古曰漢使見閉於夷也

閉氏祚

師古曰漢使見閉於夷也

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

名滇越

服虔曰滇音顯滇鳥出其國

而蜀賈開出物者或至焉

師古曰開出物謂私往市者

於是漢已

求大夏道

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已通

大夏迺復事西南夷

師古曰事謂經略也

騫曰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

水草處軍得已不乏迺封騫為博望侯

師古曰取其能廣博望

是歲元朔六年也

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

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

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

數萬人至祁連山

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西竝南山

至鹽澤空無匈奴

師古曰並音步浪反

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

走單于於幕北

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

中間烏孫王號昆莫

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焯煌

閒小國也

師古曰祁連山呂東焯煌呂西

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

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

作傅父也師古曰傅侯烏孫大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傅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之字

置草中

服虔曰傅父姐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傅侯烏孫官名也為昆莫

之乳飲之

師古曰昆

又烏銜肉翔其旁已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

壯已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

擊塞王

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水一姓耳

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

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

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畱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

奴遣兵擊之不勝益已為神而遠之

師古曰遠離也音子萬反

今單于新困於漢而

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已此時厚賂烏孫招呂東居

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

師古曰言事

則是斷匈奴右

師古曰言事

事聽從於漢

師古曰言事

事聽從於漢

師古曰言事

事聽從於漢

師古曰言事

事聽從於漢

師古曰言事

事聽從於漢

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曰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百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為騫之副而各持節道可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師古曰呂天子意指曉告之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師古曰道讀曰導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師古曰與騫相隨而來報謝天子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此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常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曰為質於外國質信也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鄧展曰發易書曰卜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呂西臣瓚曰令居縣名也

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師古曰令音零初置酒泉郡已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軒條支身毒國李奇曰犂音劇服虔曰犂軒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已下五相近軒讀與軒同李奇音是也服說非也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師古曰操持也所齎持謂節及幣也放依也音甫往反其後益習而衰少焉師古曰呂其申習故不多發人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師古曰道遠則還遲近則來疾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越雋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目前通大夏師古曰文山目上初置者皆復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為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自騫開外國道曰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即聽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為具備人眾遣之呂

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垂天子指意天子為其習之

輒覆按致重罪師古曰言其申習不已為難必當更求充使也已激怒令贖師古曰令立功已贖罪復求使使端

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

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師古曰言所齎官物

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同於私有欲賤市已私其利利多者不盡入官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

漢使師古曰令其困苦也漢使之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師古曰言

言外國利害師古曰言服之則利害不計則為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

侯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已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

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鄯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而大宛諸國發使隨

漢使來觀漢廣大已大鳥卵及犛犴眩人獻於漢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

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禪已為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

漢書通知世宗時莽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迺知古有此事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

罽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之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樂音瓮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而漢使

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臣贊曰漢使采取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

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

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已覽視漢富厚焉師古曰覽讀曰示言示之令其觀覽大角

氏師古曰氏音丁禮反解在武紀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行賞賜

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臧之積欲已見漢廣大傾駭

之師古曰見顯示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

外國使更來更去師古曰遞互來去前後不絕更音工衡反大宛已西皆自恃遠尙驕恣未

可詘已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孟康曰少從不

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就也音灼曰多進虛美之言必成之計於

天子而率不果也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為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

事見班固與弟仲升書進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

孰者但空進成就之言

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

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

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

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

既好宛馬聞之甘心師古曰志懷美悅專事求之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

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食金馬之幣相與謀曰漢去

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出

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乏食

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

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如淳曰馬寶也

師古曰椎破金馬也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宛中貴人怒曰師古曰中貴人中臣之貴者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

合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

定漢等言宛兵弱誠曰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

子呂嘗使泥野侯攻樓蘭曰七百騎先至虜其王呂定漢等言為

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封其兄弟迺呂李廣利為將軍伐宛騫孫猛字

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

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呂廣利為

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呂往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

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

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

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財有數千師古曰比音必麻反財與才同皆飢罷師古曰罷攻

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尙不

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師古曰十

人之中一二人得還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

足呂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師古曰益多也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

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泥野之兵

二萬餘於匈奴師古曰趙破奴後封泥野侯泥音士角反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

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

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為外國笑迺案言伐

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赦囚徒扞寇盜如清曰放囚徒使其扞御寇盜師古曰使從軍為斥候

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師古曰與發部署歲餘迺得行負私從者不

與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與讀曰豫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百萬數齎糧兵

弩甚設師古曰施張甚具也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

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呂穴其城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合從他道流不迫其城也空呂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敘其事也一日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營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益

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呂衛酒泉如清曰立一營

置二部而發天下七科適師古曰適讀曰適七科解在武紀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乾飯音備轉車

人徒相連屬至敦煌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

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

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

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射敗之

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止軍廢其行

迺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

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毋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

馬漢兵宜解即不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呂為然共殺王

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宛大恐走入

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呂王毋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

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

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

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爭欲不攻而取馬乎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

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尙多計呂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

毋

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

矣師古曰罷讀曰疲軍吏皆曰為然許宛之約宛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

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食讀曰伏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曰下牝牡三

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味蔡為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味

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飲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

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

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人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

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師古曰貳師走音奏貳師令

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

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

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毒言毒恨今生將卒失大事師古曰卒讀曰

如滑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

粹欲殺莫適先擊師古曰適王也無有主意先擊者也音丁歷反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郁成

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

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師古曰東旋軍東出諸所

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

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

愛卒侵牟之曰此物故者眾師古曰侵牟言如平賊之食苗也物故謂死也解其在景紀及蘇武傳天子為萬里

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

其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曰西及大宛

皆合約殺期門車令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穎曰漢使期門郎也車令姓名也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

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汧河

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人之應也師古曰從由也汧逆流而上也言路由山險又汧河也汧音素

士大夫徑度師古曰言無屯難也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

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

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

黨太守師古曰哆音昌野反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

人千石百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百適過行者皆

黜其勞師古曰適讀曰謫言言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效功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師古曰或曰他財物充之故云直伐宛再

反師古曰再反猶今言兩週凡四歲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

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鄯屠水師古曰鄯音質兵敗降匈奴為單于所殺語在

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

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昆侖者乎鄧展曰漢曰窮

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尚書曰道河積石是謂河原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昆侖也師古曰惡音烏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

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如清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苟悅誤言放為効字因解為不效蓋失之矣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終

全錄書局印  
汲古閣本

漢書六十一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漢書六十二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正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義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據班氏兩通賦云黎清耀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唐虞之際紹重

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

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師古曰失其守之職也司

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也晉中軍

隨會犇魏如淳曰左氏傳晉僞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潏而還時也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據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似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邑而司馬氏入少梁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封畢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所說為秦所滅號為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

山張晏曰司馬喜為中山相在趙者曰傅劔論顯服虔曰世善劔也師古曰劔論劔術之論也論來頓反蒯聚其後也

如清曰刺客傳之蒯聚也師古曰蒯苦怪反聚五怪反

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

如伐韓司馬錯曰當先伐蜀惠王

從之起兵伐蜀取之師古曰錯音千古反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錯孫

斬音斬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斬與武安君阬趙長平

軍文穎曰趙孝成王時趙括為將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十里師古曰郵音尤葬於華池灼

孫印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諸

侯之相王王印於殷師古曰項羽君項籍傳曰趙將司馬印是知為武臣之將也

昌生毋懌師古曰懌弋亦反毋懌為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

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門地名在夏陽西北而東去華池三里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

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召其官為令行太史

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召為正師古曰談為

謂之為公如說非也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師古曰唐都師古曰律歷志受易於楊何

師古曰何字叔元師古曰京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習道論於黃子師古曰黃子太史公

仕於建元元封之間師古曰建元元封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諄師古曰諄感也各習師法

迺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張

有省不省耳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也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

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已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

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曰墨者儉而難遵是

已其事不可徧循師古曰言難盡用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

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師古曰

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師古曰澹古澹字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

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摠取也音于活反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

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師古曰操執持也音于高反儒者則不然已為人

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

易繫辭曰大傳謂

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曰佚樂也

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

君平曰折關破健使姦者自止服說是也師古曰黜聰明如淳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晉灼曰嚴君平曰黜聰明倚依太素反本

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師古曰蚤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

四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曰順之者昌逆之者

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

之大經也師古曰經常法弗順則無已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

失也夫儒者已六藝為法六藝經傳已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

當年不能究其禮師古曰禮完盡也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

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

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椽椽不斷師古曰屋蓋曰茅茅茨

莢音疾茲反桮音采又音菜

飯土簋歡土刑

師古曰簋所已盛飯也刑已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飯扶晚反簋音軌歡尺悅反

糲梁之

食

服虔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賴師古曰食飯也

藜藿之羹

師古曰藜草似蓬也藿豆葉也

夏日葛衣冬日鹿

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已此為萬民率故

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

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師古曰給亦足也人人家皆得足也此墨子

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

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已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

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分扶問反

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公鳥反使人不得反其意剽決於名時失人

情師古曰剽讀與專同又音章免反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

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相知事情也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為者

大也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指趣幽遠其術已虛無為本已因循為用師古

曰任自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

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師古曰興起也舍廢也故曰聖人不

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

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中當也充也音竹仲反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

分白黑迺形師古曰形見也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師古曰

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不可復生離者不

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

其神形而曰我有呂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皆言道家之教為長也太史公既掌天

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

河從其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

中下流

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

之計因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峰解在司馬相如傳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牂牁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泗兩水

問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

院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皮過梁楚已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

巴蜀呂南略邛笮昆明師古曰笮才各反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

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如清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曰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師古曰與

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

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

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

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

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

世曰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師古曰此孔子說孝經之辭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

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師古曰召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曰尊

后稷也師古曰爰曰也發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

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已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

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

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

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

記石室金鑽之書如淳曰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五年而當太初元

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

堂諸神受記張晏曰曰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諸神

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

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師古曰攘古讓字言當已述成

而讓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

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曰是非曰為天下儀表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

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善善惡惡賢賢

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

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曰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禮綱紀人倫故

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

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已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是故禮已節人樂已發和書已道事詩已達意易已道化春秋已

道義師古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萬

道言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八千字當言減

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萬之外即百萬言之故云數萬何適忽言滅乎學其指數者又為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秋乎

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解並察其所已皆失其本已

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師古曰易坤卦文言之辭有國者不

可已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已

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為人君

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蒙為人臣子不

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已善為之而不知

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口不加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夫不通

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師

也曰為臣下所干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

者天下之大過也曰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

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

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垂空文曰斷禮義師古曰斷決也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

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已何明太

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慮戲至

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慮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

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師

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師古曰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

意師古曰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

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澤流罔極師古曰罔無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師古曰

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

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

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

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

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

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

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

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  
述墮先人所言師古曰墮毀也謂不脩之也音火規反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

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  
陵之禍幽於纍紲師古曰纍係也紲長繩也迺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辜師古曰

其志之思也師古曰隱憂也約屈也卒述陶唐已來至于麟止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作史記止於

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  
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

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十三  
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

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閒功臣年表第七建元已來侯者  
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已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

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歷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  
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

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召讀曰邵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

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  
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

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  
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

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

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

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

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

三人為王而母五人所生遷謂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  
同母者為一宗故云五宗也

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苴音子閭反孫子吳起

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

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

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

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

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

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

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

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

第三十二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田儼列傳第三十四樊鄴滕

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

十七傅靳黈成侯列傳第三十八師古曰酈成侯周繇也劉敬叔孫通列

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

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

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

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

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

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

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

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

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

十七



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

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鑽

玉版圖籍散亂如清曰玉版刻玉版畫為文字也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

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師古曰彬

彬音邪問音居竟反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公孫弘曰儒

顯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

職師古曰纂曰於戲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虛今字或作烏

殊是不通其大指也義例其在詩及尚書不可一二徧舉之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

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師古曰欽敬也罔羅天下放失舊

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

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

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歷差殊異代則難曰明辨故作表也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

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

無窮孟康曰象黃帝曰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曰象王者如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眾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天子也輔弼股

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曰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

失時師古曰俶儻大節也俶吐歷反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

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曰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

李奇曰藝六藝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藝古藝字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臧之名山副在京師

師古曰臧於山者備亡失也其副貳本迺留京師也曰埃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埃古埃字遷之自敘云爾

師古曰自此曰前皆其自敘之辭也自此曰後迺班氏作傳語耳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

年表曰者列傳三世家龜策列傳斬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遷既被

世家龜策曰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遷既被

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故人者言其舊交也予遷

書責曰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如清曰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

曰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至誠也音懇若望僕不相

師用師古曰望怨也而流俗人之言師古曰謂隨俗人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駕亦

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古曰罷讀曰疲顧自己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師古曰顧思念也尤

也也尤欲益反損是已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諺曰誰為為之

孰令聽之師古曰言無知己者設欲修名節立言行誰可為作之又令誰聽之上為音子偽反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

復鼓琴師古曰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巍

身不復鼓琴子時人無足復為鼓琴耳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師古曰說讀曰悅若僕大質已

虧缺雖材懷隨何行若由夷應劭曰由夷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終不可已為榮適

足已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點汗也書辭宜答師古曰宜早答會東從上來服虔曰從武帝還也又

迫賤事孟康曰卑賤之事苦煩務也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賤小者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事也李說是也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

之間得竭指意文穎曰卒言倉卒師古曰卒卒促遽之意也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淳曰平居時

遷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已度己也師古曰不測謂深也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

迫也迫當從行也如淳曰遷時從上在鹵簿中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可諱謂安死也是僕終已不

得舒憤懣已曉左右師古曰懣煩也曉告喻也懣音滿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任安

也恨不見報所聚之處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中開久不報也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

也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師古曰符信也恥辱者勇之

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已託於世列於君子

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師古曰憐亦痛也音干敢反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

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詬恥也音垢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

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商鞅因景監見

趙良寒心應劭曰景監秦嬖人也服虔曰趙良賢者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自古而

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師古曰忼音口朗反

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

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曰言侍從天子之車輿所已自惟師古曰惟思也上之不能納

忠效信師古曰效致也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

師古曰

招賢進能顯嚴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戰野有斬將舉旗

之功師古曰舉拔也拔取敵人之旗也舉首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呂為宗族交

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

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瓚曰漢太史令下大夫師古曰鄉讀曰嚮嚮曩昔時也陪外廷

末議不曰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闕茸之

中師古曰闕茸猥賤也闕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華也闕吐台反茸人勇反迺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叩讀曰仰信讀曰伸列陳也

不亦輕朝廷蓋當世之士邪師古曰羞辱也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

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主上幸已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

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已為戴盆何已望天如清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有所造不暇脩人事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未論造書也如說失之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

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已求親媚於主上而事迺有大謬不然

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未嘗

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

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常思奮不顧身已徇國家

之急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積讀曰蓄僕已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

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臣瓚曰媒謂適合會之孽謂為生其罪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鞠孽之孽一曰齊人為媒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

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李奇曰挑音鈔師古曰音徒了反叩億萬之師師古曰叩讀曰仰漢軍北向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故云然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師古曰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死扶傷

不給師古曰給猶供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

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

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

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

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

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

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

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

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

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

空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孟康曰沫音類李奇曰卷弩弓也師古曰沫古類字類酒

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師古曰

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師古曰

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言甘而與眾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師古曰

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事已無可師古曰

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已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僕懷欲陳之而未師古曰

有路適會召問即已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謂摧破欲已廣主上之意塞睚師古曰

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皆也猶言顧明主不深曉已為僕沮貳師古曰

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

賸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師古曰

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師古曰

既生降隕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陵降而僕又茸已蠶室蘇林曰茸次

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師古曰蠶室

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蛄何異師古曰螻蛄也螻蛄好而世師古曰

又不與能死節者比師古曰與許也特已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師古曰

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師古曰

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師古曰

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師古曰

箠楚受辱師古曰箠杖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其次毀肌師古曰

師古曰鬻反

師古曰鬻反

師古曰鬻反

師古曰鬻反

師古曰鬻反

師古曰鬻反

師古曰鬻反

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師古曰腐刑解在景紀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

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之中搖尾而

求食師古曰奔地也音才性反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

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榜筆師古曰榜音彭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

地師古曰槍音千羊反視徒隸則心惕息師古曰惕懼也息喘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

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強音其兩反且西伯伯也拘牖里

李斯相也具五刑師古曰說在刑法志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高祖偽遊雲夢而信至陳上謁助見囚執械

傾五伯囚於請室師古曰伯請室也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季布

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

罪至囚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字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

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

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筆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

遠乎古人所曰重施刑於大夫者始為此也師古曰重難也夫人情莫不貪

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師古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顧念親戚妻子迺有

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

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僕雖怯與欲苟活師古曰與音人元反亦頗識去就

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曰沈累音力追反且夫臧獲婢妾猶能

引決應劭曰楊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馬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尊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晉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師古曰應說是也況若僕

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

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

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

原放逐迺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贗脚兵法脩列文穎曰

龐涓學而為龐涓所斷不幸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韓非囚秦說難

孤憤師古曰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此

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令將來之人見己志也及如

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呂舒其憤思垂空文

呂自見師古曰見胡電反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

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師古曰稽計也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呂究天

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

是呂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

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

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呂口語遇

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

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

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

閨閣之臣盜得自引深臧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師古曰

曰湛讀曰沈呂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呂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

乎師古曰指意也今雖欲自彫琢師古曰琢刻也音篆曼辭呂自解如滄曰曼美也無益於俗

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祇適也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

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揚惲祖述其

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應劭曰呂遷世為史宜通於古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師古曰纂與撰同

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目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非經典所說故言

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

論輯其本事呂為之傳師古曰輯與集同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

帝曰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

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

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師古曰摭拾也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

多疏略或有抵牾如清曰梧讀曰迂相觸迂也師古曰抵觸也梧相支柱不安也梧音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

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閒斯曰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

人師古曰頗普我反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

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

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

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烏呼曰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曰知自全既

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己志信不謬迹其所曰自傷悼小雅

巷伯之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譏而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是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

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蒸民之詩曰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曰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漢書六十二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獨云子者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漢書六十三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

懷王閔師古曰閔音宏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胥師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謚法暴戾無親曰刺刺音來葛反

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髡師古曰髡音博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

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迺得太子甚喜為立謀師古曰謀求子之神也解在枚皐傳使東

方朔枚皐作禱祝師古曰祝禱之祝辭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師古曰少壯者言漸長大也少讀如本字又從

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使通賓客從

其所好故多曰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

三等師古曰娣音弟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別也師古曰進者皇孫名武帝末衛后寵

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師古曰充為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沒入車馬太子求充充不聽也恐

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

及古同 注紙



意多所惡已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

陽石諸邑公主師古曰兩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師古曰伉音語

在公孫賀江充傳充與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

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

充師古曰說讀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師古曰辟

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師古曰石慶子德懼為師傅并

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

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已自明可矯已節收捕

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

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及家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上存亡未可知

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韋昭曰始皇死趙高詐殺扶蘇而立胡亥也太子急然德

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迺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

者有詔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

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問反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鄭

曰長音長者如清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具白皇后發中殿車載射士

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迺斬充師古曰中殿皇

徇炙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火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遂部

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已故眾

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

出師古曰計無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一縣也荀悅漢紀云臣聞父

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

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天傷父子不和

則室家散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

得而食諸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

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師古曰中當也瞽叟父也言不當其意也中

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師古曰適讀曰嫡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

之人間閭之隸臣耳師古曰隸賤也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曰迫楚皇

太子師古曰楚首千六反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師古曰隔同

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

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師古曰遁亡也子盜父兵曰救難自免耳臣竊

曰為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

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悌易也言青蠅來往則四國亦以交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師古曰充宜得罪也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

號師古曰忘也吳王殺之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師古曰比干殷之賢臣以道諫紂紂怒殺之而剖其心也忠臣

竭誠不顧鈇鉞之誅師古曰鈇所以砍人如今坐刃也音膚曰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

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父子之親也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

令太子久亡師古曰久也音居力反臣不勝惓惓師古曰惓讀曰拳解在割向傳出一旦之命待罪建

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名今號州屬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臧

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閩鄉縣東南十五里更有京太子冢家在潤東也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

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贖使人呼之師古曰贖是也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

子自度不得脫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

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

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迺下詔曰蓋行疑賞所已申信也其封

李壽為邗侯草昭曰邗在河內師古曰張富昌為題侯孟康曰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

古曰首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

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師古曰橫橋上

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曰望思之臺在湖

尚焉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安城南史皇孫皇

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蘇林曰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

并葬湖師古曰太子家北有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

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帝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

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

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木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

之祀制禮不踰閑師古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

湖文穎曰位家位也師史良娣家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

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

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曰湖闕

鄉邪里聚為戾園師古曰闕字從門中曼建安中正作闕師古曰曼舉目使人也曼

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曰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

立廟因園為寢曰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曰為奉明縣

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曰國土風俗申

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師古曰廟立子

閔為齊王師古曰於廟授策也曰烏呼小子閔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

之直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師古曰言考於古道而立子為王封于東土世為

漢藩輔烏呼念哉共朕之詔師古曰共讀曰恭言敬聽我詔惟命不于常師古曰言皇天無

則失之惡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於義

則君子懈意無歸附之者圖謀也俾使也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曰能盡爾心信執中厥有

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師古曰臧善也乃汝也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

與王其戒之師古曰保安也又治也與讀曰歎閔母王夫人有寵閔尤愛幸立八年薨

無子國除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

為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已姦巧邊毗服虔曰薰鬻堯時匈奴號也孟康曰毗音萌師古曰

虐老謂貴少壯而食甘肥賤者老而與相惡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義也毗庶人薰音勳鬻音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師古曰徂往也萬夫

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張晏曰時所獲降旗奔師如淳曰昆邪王偃其旗鼓而來降也薰鬻徒

域張晏曰何奴徒東北州曰安孟康曰古綏字也臣贊曰安安也師古曰贊說也是也安音他東反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棗

德服虔曰棗薄也師古曰棗古匪字也匪非也毋迺廢備師古曰廢備之備不可廢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得應召

王其戒之且壯大就國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

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收齊懷王又薨且自曰次第當

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

安三縣武帝由是惡且後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

昭帝賜諸侯王璽書且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少則封小京師疑

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師古曰之往也曰問禮儀為名

王孺見執金吾廣義師古曰郭廣義問帝崩所病師古曰因何病而崩立者誰子年幾歲

廣意言待詔五祚宮師古曰祚讀與祚同宮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

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師古曰臨音力禁反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

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

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威武洋溢師古曰洋溢言盛多也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師古曰斥開也封

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師古曰休美也請立

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十萬益封萬

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

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曰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

常如滄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節也長於是為且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

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獲奉比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師古曰飭讀與救同飭整也

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言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

之建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即為燕國言以久遠上自召公下及昭襄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曰邵

于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

者寡人之不及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

在方今寡人欲矯邪防非章聞揚和師古曰揚正也章表也撫慰百姓移

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言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

冠謝郎中成軫謂且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師古曰索求也

時僞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呂太后崩大臣

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迺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

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

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其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

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且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

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啟師古曰啟與驅同郎

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翠羽飾冠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為冠之初也附蟬謂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儁為之皆號侍中且從相中尉且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

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儁為之

皆號侍中且從相中尉且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

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儁為之

獵文安縣呂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

等凡十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師古曰餅侯黃川靖王子也餅步丁反告之青州刺史

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勿

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久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張晏曰食邑鄂蓋侯

王信妻也師古曰為蓋侯妻是也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且不取鄂邑王為妻當是信子頃侯充耳

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

多齋金寶走馬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

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師古曰下音

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胡稼反

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

呼楚澤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近狎作亂內外俱發師古曰狎習也近習之人謂趙高也趙氏無炊火焉

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師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

規土連城布王子孫師古曰規畫也是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閒也師古曰閒音工竟反

今陛下承明繼成師古曰承聖明之後繼已成之業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

室師古曰與謂黨與也膚受之愬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師古曰究竟也言不終竟於下

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畱二十年不降還直

為典屬國師古曰音但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將軍

都郎羽林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掾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道上移蹕如清曰移蹕傳也太官

先置師古曰昭紀云許令人為燕王且上書又云上曰朕知此書許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且自上疏此下又云帝覽有許遂親信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為誤

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

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其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

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旦數且

呂語相平平日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旦劉澤素

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

...

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且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

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師古曰鄉讀日鄉正謹不可止師古曰人眾既多故謹謹也大將軍恐

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

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師古曰謂死也

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師古曰謂死也

曰屬猶注也飲井水水泉竭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師古曰廁養豕園也園音胡困反烏鵲

鬪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也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

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妃已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

葭水台水晉約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鴈門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

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

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

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

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且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

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解在司馬遷傳置酒

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

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臣贊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木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當空也

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孟康曰寘音髮歷聲掛岸也臣贊曰寘渠音渠師古曰寘說是在也寘音徒一反骨

籍籍兮亡居師古曰籍籍從橫貌也居處也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

子獨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宮池沼所在其間有渠故即其所見以為歌辭也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

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

為事當族師古曰曹輩也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幸不死后姬夫

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

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

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已安宗廟非已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

...

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師古曰樊酈商曹參灌嬰等從高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師古曰

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

敵吾一體師古曰言君一體四支之一也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

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舉齊耐見

高祖之廟乎師古曰古且得書曰符璽屬醫工長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官之醫者也屬音之欲反

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已綬自絞后夫人隨且自殺者二

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且諡曰刺王且立三十

八年而誅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且兩子慶為新昌侯賢為定

安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為廣陽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

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為

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

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

保疆李奇曰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正政也要音一遙反嗚呼悉爾心祇

祇兢兢迺惠迺順師古曰祇祇敬也兢兢也言言慈惠于下忠順于上也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

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

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十萬

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

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所已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

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師古曰覬音冀而楚地巫鬼師古曰言其土俗尊尚巫鬼之事胥迎女巫

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服師古曰

見



女須云武帝神下故伏而聽之師古曰即楚地之巫山也

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以為因禱祝詛而崩也塞音先代反及昌邑王

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滯信女須等師古曰滯古浸字也滯漸也益也數賜予錢

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

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師古曰餽亦饋字後延壽坐謀反

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眾胥又

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迺止不詛後胥子南利

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

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百賦貧民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奏可胥復使巫祝詛

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

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

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

曰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師古曰訊就問也胥謝曰罪死

有餘誠皆有之師古曰誠實也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

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訾胡生皆女名使所幸八子

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八子婦妾之秩號也家人子無官秩者也王自歌曰

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安樂無有終極而我在生長不歡樂焉用窮盡年壽也奉天

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奉天子期當死不得復延年千里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二卿亭驛待以答詔命黃泉下

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師古曰人生必當有死無假勞心懷悲戚何用為樂心所喜出

人無惊為樂亟韋昭曰惊亦樂也音裁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久也言人生以何為樂但反以心志所喜好耳今我出人皆無歡怡不得久長也喜音許吏反亟音丘

反蒿里召兮郭門闕師古曰蒿里死人里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

也逝合韻音上列反左右悉更涕泣奏酒師古曰更互也奏進也更音上衡反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霸

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

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

皆為庶人賜諡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  
胥太子霸是為孝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師古曰共三年薨子哀  
王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絕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守是為靖王  
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曰廣陵  
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三十三年薨子懷王寬嗣十一  
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絕

昌邑哀王薨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  
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師古曰今璽書曰制詔昌邑王師古曰太  
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師古曰宗正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中郎將  
利漢師古曰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曰火發書其  
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  
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師古曰

者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過弘農使大奴善曰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

也至湖師古曰使者曰讓相安樂張晏曰使者長安使安樂告遂遂入

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曰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

吏也屬音之欲已湔洒大王師古曰湔洒也洒濯也湔即粹善屬衛士長行法

反其下亦同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

成御郎中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

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師古曰嗌至城門遂復言賀

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

道北文穎曰帛哭帳也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

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師古曰鄉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

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

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

子

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  
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  
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召問郎中令遂遂  
為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叩天歎曰不祥何為數來師古曰叩遂叩  
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師古曰說夫國之存亡  
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師古曰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  
王道備師古曰浹徹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  
也音子牒反王位為諸侯王行汙于庶人師古曰汙濁穢召存難召亡易宜深察  
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祇祥數至血  
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  
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召屋版瓦覆師古曰版發視之青蠅  
矢也召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營營青蠅至于藩

愷悌君子毋信讒言

師古曰已

陛下左側讒人眾多如是青蠅惡矣

師古曰惡即矢也越王句踐為吳王嘗惡亦其義也

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召為左右如不忍昌

邑故人

師古曰如若也不忍謂不能疏遠也

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

師古曰詭猶反

會孫是為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

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

師古曰密令警

書察不欲宣露也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師古曰曰臣敞地

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

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

師古曰每且一內之

它不得

出入

師古曰食物之外皆不得妄有出入

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迺

宮清中備盜賊

李奇曰迺遮也鄒展曰令其宮中清靖不得妄有異人也師古曰以王家錢顧人為卒也

臣敞數遣丞吏行

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

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師古曰痿

衣短衣大綉冠惠文冠蘇林曰治獄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曰武冠

也但言惠文侍中冠孟說是也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簪筆插筆也牘木簡也臣敞與坐語中庭

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已惡烏感之曰昌邑多臬故王

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臬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臬聲臣敞

閱至子女持轡師古曰轡之子女名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

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師古曰羅紉其紉音敷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

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蓋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青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曰癡也妻十

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味死奏名籍及奴婢財

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

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曰為哀王園中人所不

當得為師古曰於法不當然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

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天資喜由

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山從也喜音許吏反後丞相御史曰臣敞書聞奏

可皆曰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迺下詔曰蓋聞象有罪

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食邑四千戶師古曰海昏豫章之縣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

至仁復封為列侯賀豈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

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師古曰柯者刺史之名也與故太守卒史孫

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

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曰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

曰且然師古曰謂亦將如此非所宜言有司按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後薨

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曰廖太守名也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死不為置

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師古曰謂一國之始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

子充國師古曰上謂由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

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已加也宜已禮絕賀已奉天意願

下有司議議皆已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帝即位復封賀子代宗

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

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

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

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儂儂也音居羊反太子

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

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

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額骨也屬連也音之欲反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

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師古曰蕭牆謂屏牆也解在五

行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眾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可妄動久而不戢則自焚燒散斂也信矣是已倉頡作書止戈為武師古曰武字從止從戈所謂會意聖人以

武禁暴整亂止息干戈非已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

日易上繫辭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

已其銷惡運過亂原師古曰過止也音易反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之氣也道讀

導曰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師古曰傳引也

傳引也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漢書六十三